阿郎

劉慶邦 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引言
- 目录
- （前言）鸟事真精采
- 一月三十日 在风雪中归来
- 一月三十一日 偷吃的仆人
- 二月一日 请你们吃饼干
- 二月二日 天降美食了
- 二月三日 为你们取个名字吧
- 二月六日 喂食出了问题
- 二月九日 神鸟知多少
- 二月十一日 雪地上的脚印
- 二月十二日 大鸟和小鸟的合作
-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1)
-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2)
-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3)
- 二月二十日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 三月二日 大雪
- 三月三日 为什么牠们不告而别
- 三月四日 雁归来 (1)
- 三月四日 雁归来 (2)
- 三月五日 要有礼貌，不能抢 (1)
- 三月七日 有人来叫阵 (1)
- 三月七日 有人来叫阵 (2)
- 三月九日 男人别跟女人斗 (1)
- 三月九日 男人别跟女人斗 (2)
- 三月十日 我成了牠们的警卫 (1)
- 三月十日 我成了牠们的警卫 (2)
- 三月十二日 雁仗人势 (1)
- 三月十二日 雁仗人势 (2)
- 三月十四日 小心眼的呀呀 (1)

- 三月十四日 小心眼的呀呀 (2)
- 三月十五日 有雁如狗 (1)
- 三月十五日 有雁如狗 (2)
- 三月十六日 啊啊是先行者 (1)
- 三月十六日 啊啊是先行者 (2)
- 三月二十日 来自远方的呼唤
- 三月二十一日 高球场开放了
- 三月二十二日 小帆和啊啊的第一次接触 (1)
- 三月二十二日 小帆和啊啊的第一次接触 (2)

引言

雁的世界何尝不是人的世界？牠们总是流浪、总是漂泊，总有着重逢的喜悦和离别的忧伤。牠们为生活而争逐，为生存而战斗，护着子女长大、带着孩子飞翔，看着下一代飞向远方。

这本书谈人与雁的奇缘，由陌生到熟稔，由猜疑到互信，进而发展出深厚的情谊。它带你进入雁的世界、雁的心灵，更思想人间的生死爱恨与恩怨情仇。

目录

前言
鸟事真精采
第一章 邂逅
一月三十日 在风雪中归来
一月三十一日 偷吃的仆人
二月一日 请你们吃饼干
二月二日 天降美食了
二月三日 为你们取个名字吧
二月六日 喂食出了问题
二月九日 神鸟知多少
二月十一日 雪地上的脚印
二月十二日 大鸟和小鸟的合作
第二章 接触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二月十四日 当啊啊拄了拐杖
二月二十日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三月二日 大雪
三月三日 为什么牠们不告而别
三月四日 雁归来
三月五日 要有礼貌，不能抢
第三章 冲突
三月七日 有人来叫阵
三月九日 男人别跟女人斗
三月十日 我成了牠们的警卫
三月十二日 雁仗人势
三月十四日 小心眼的呀呀

三月十五日 有雁如狗
第四章 旅者
三月十六日 啊啊是先行者
三月十九日 迪斯尼天堂?
三月二十日 来自远方的呼唤
三月二十一日 高球场开放了
三月二十二日 小帆和啊啊的第一次接触
第五章 猎人
三月二十五日 猎人出现了?
三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们去逛街
三月二十七日 相机泡汤了
三月二十八日 你们在雾里迷路了吗?
三月二十九日 吵闹的观光客
三月三十日 我们被邻居骂了
第六章 亲爱
三月三十一日 我把呀呀夹住了
四月一日 老鹰出现了
四月二日 危险的季节
四月三日 我们一起飞翔
四月五日 盖在湖边的产房
第七章 母亲
四月六日 伟大的母亲
四月七日 啊啊来敲门
四月八日 我看到呀呀的蛋了
四月九日 会不会有贼潜入
四月十二日 大战拉开了序幕
四月十三日 老鹰出手了
第八章 战争

四月十四日 我们帮牠孵蛋吧
四月十六日 有人来偷蛋
四月二十七日 两雁决斗的殊死之战
四月二十八日 大雁的爱恨情仇
四月二十九日 啊啊会招呼客人了
四月三十日 戴金坠子的啊啊
五月一日 遇到劫匪?
五月二日 居然挂了彩
第九章 哀歌
五月三日 小雁该破壳了
五月六日 长了脚的毛线球
五月七日 宝宝在哪里
五月八日 都是爱的错
五月十日 不能宠孩子
五月十一日 那是谁家的娃娃
第十章 悔悟
十二月二十六日（西霜版纳） 悔恨与感伤
一月十日（台北） 雁爸的玄想
一月二十四日 游子的归来
一月二十五日 牠们为什么不来
一月二十六日 是光临，不是别离
第十一章 似曾相识
一月二十七日 几行鸿雁上青天
一月二十八日 鬼门关前走一遭
一月三十日 顽固的鸟
一月三十一日 爱是一种执着
二月三日 那熟悉的身影与呼唤

（前言）鸟事真精采

三十年前我犯了严重的气喘，医生为我作“过敏原测验”，手臂上扎了十几个针眼，每个都肿很大，只有一个没问题，是“鸡”！

“猫狗都少碰，你只能养鸡！”医生说。

我没养鸡，养了一只亚玛逊大鹦鹉。但是没过多久，就把鹦鹉送了人，因为牠总对着窗外扯着嗓子喊“哈啰”，惹得好多路人登门问“有什么事？”更麻烦的是我中年得女，鹦鹉一喊，小奶娃就哭。

女儿上小学，我总算又有了一只不让我敏感的宠物 螳螂。女儿为牠取了个美丽的名字“派蒂”，我则每天为派蒂奉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虫子，把牠训练得武艺高强，能一个下午连抓七只马蜂，一个晚上把朋友大卸八块，而且在新婚之夜吃掉整个老公。派蒂在我的照顾下，比别的螳螂长寿三个月，牠死的时候，我非但和女儿为牠办了个有鲜花环绕的丧礼，还为牠写了本十七万字的小说《杀手正传》。居然前后被两岸五家出版社出版，并译成韩文本。

此后我又养过两只螳螂，但都不及派蒂辛辣，不过瘾就不养了。所幸有许多花花草草跟上，她们的香味虽然有时也会令我敏感，但只要在盛开的时候把花搬出屋子、或用塑料袋罩起来就成了。

每天照顾花，活像养宠物，我居然在其中发现不少“天机”，写成《花痴日记》。这书叫好不叫座，据说学生家长和老师排斥，原因是书名让他们联想，怕孩子会变成“花痴”。直到最近我反问：“爱书是『书痴』，爱画是『画痴』，爱砚是『砚痴』，爱花为什么不能叫『花痴』？那书谈物情、说物理，比什么都适合学生读。”全国教师会才选作学生优良读物。

《花痴日记》预计写春夏秋冬四本，最先出的是〈冬之篇〉。去年正着手写〈春之篇〉，我的生活中又闯入新的宠物 两只野生的加拿大雁。

雁是会飞的鹅，大家都知道鹅能看家，那是因为牠们认地方、认主人。如果你偷几个野雁蛋自己孵，让小雁第一眼看到的是你，牠会认你作妈，跟着你、守你的家。

相反的，野雁不认你作妈，不把你的地方当家，也就特别警戒、视你为敌人。两只闯入我生活的野雁起先也如此，一见我就鬼叫着飞走。但是在我一点点拢络、一步步亲近之后，那被我取名“啊啊”和“呀呀”的两只野雁，非但会跟我散步、帮我看家，还得寸进尺地抢我东西、掏我口袋，甚至飞上我的餐桌、爬上我的肩头。

我也跟牠们的一堆朋友打交道，惊讶地发现这群大鸟之间的爱恨情仇，一点也不比人类差。我甚至在“调教”牠们的时候，领悟许多教育的道理。

这本书就是以纪实的方式，写我与牠们的友谊。它是日记，也是小说，高潮迭起得连我自己都惊讶，悬疑起伏得我至今还搞不清。书写成，我对老婆说“只怕读者会认为我很神经！”

老婆笑答：“你本来就很神经，很神经地写了一箩筐的鸟事。”

鸟事终于露面了。至于故事精不精采？我神不神经？请读者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口气读完，再打个分数、说个公道！

一月三十日 在风雪中归来

在草地上发现两条野雁屎，湿湿的，表示刚拉不久。现在是一月底的隆冬，草地虽然还有些绿意，下面的泥土却冻得像石头，难道野雁已经回来了吗?

湖上一片冰，而且因为结冻的不同，显出一圈圈灰白的图案，只有湖心偏西岸的一侧，不知由于水温较暖，还是得到较多阳光，露出一小块直径不到三十公尺的湖水。上面没有野雁，倒有几只海鸥，飞的飞、游的游，算是为这寂寥的冬日添上几许生意。

大学时作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海是大眼的姑娘，海鸥是她片片的飞吻。"这一大片白冰当中，有一小片"蓝"和飞舞的海鸥，倒真像在白白的脸上，张着蓝色的大眼睛。

湖对岸的高尔夫球场，春天是红绿，夏天是翠绿，秋天是黄绿，现在则成为枯黄。落尽霜叶的树，像是一支支"竹耙子"倒插在枯黄的草地上。总掩在树丛后的岸边人家，现在才显现出来。很多人去南部避寒了，只有我，前天反而从温暖的台北飞到这冰封雪冻的纽约，困坐在临湖的书房，跟昏沉的时差对抗。

傍晚下了场小雪，虽然只薄薄一层，天地间却铺上一床白被单。雪才过就晴了，夕阳把雪地染成红红粉粉的，有小鸟在枯树寒林间飞过，拉出一条条黑线和拖在后面的尖叫声。不知小鸟住在哪儿，雪天又吃些什么？突然想到我的"喂鸟器"，明天一定得挂出去，告诉小鸟们：我回来了，"刘氏鸟餐厅"重新开张！

趁着最后一抹余晖，我穿上厚厚的羽绒大衣和长筒雪靴，出去剪蜡梅。虽然说地球暖化，今年的纽约却奇冷，把蜡梅花苞都冻焦了。那确实是"焦"，只见许多黄豆大的花苞，看似将绽未绽、挺有生气，却一碰就掉；用手捏，更惊人！全碎成黄色的粉末。所幸还有几枝遮在茶花叶子的下面，看来还好，就全部剪下。突然发现不远处一片零

乱的三趾脚印，三根直直的线交织在一点，好像简体字的“个”，我循着脚印找到湖边，一下子全不见了。

“野雁回来了耶！我看到牠们的脚印。”回房间对太太报告。她耸耸肩说：“这么冷、这么早，牠们一定吃错药了，回来干什么？捱冻吗？”

正说呢，窗外突然刮大风，把地上的粉雪全卷了起来，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表示里面夹了许多冰屑。远处好像传来啊啊啊啊的雁鸣，天已暗，所幸有雪，在一片银白间隐隐约约看见许多黑影，正迎着寒风，先朝湖的左侧飞，再右转，拉出弯弯的弧度，降落在冰湖上。

看温度计，外面是零下八度。

（在湖边发现一片零乱的三趾脚印，三根直直的线交织在一点，好像简体字的“个”。）

一月三十一日 偷吃的仆人

大概因为时差，早早就醒了。拉开百叶窗，听见呱啦呱啦的叫声，抬头看，两只野雁正从后院朝湖上飞去，牠们没有直接飞到那一小块未结冻的湖面，而是降落在东侧的冰上。接着伸长脖子搧了搧翅膀，一前一后地往西侧走去。

水边停了好多野雁，约有五六十只，好像一点也没被刚才的喧哗影响。牠们多半在睡觉，把颈子向后弯，将头埋进翅膀之间，许多还藏起一条腿，用单脚站着。不知这么做是因为冰上太冷，少一只脚站立能保留些体温，还是为了平衡。当头埋在一边翅膀里的时候，用那边的单脚站立会更舒服。

想起小时候父亲说的笑话，有个仆人烧鹅，香味四溢，仆人实在忍不住，偷吃了一条腿。端上桌，主人问为什么只有一条腿。仆人说：您不见在沙滩上站的鹅，多半只有一条腿吗?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就过世了，他说的故事却让我记得一辈子，甚至年岁愈大回想起来愈有意思。可能小时候不懂幽默吧！他说的故事又常常很短，只见他说完自己一个劲儿地笑，我却觉得没什么，反而对他的笑有些诧异。像是他讲有个秃子往瓶子里灌水，水进入空瓶，发出“秃、秃、秃”的声音，秃子气了，把瓶里的水倒掉。水流出空瓶，发出“不秃！不秃！”的声音，秃子又高兴了。

父亲还说过一个水缸的笑话：有个傻子看见地上放着一个水缸，摸摸上面，说“奇了！这缸怎么没有口？”又把缸抬起来看，更大吃一惊：“怪了！这缸还没有底！”他没想到那是个倒扣着，底在上、口在下的水缸。

这些笑话，我当时都觉得没意思，可是父亲死后，我只要往瓶里灌水或看到水缸，都会想到他。就像现在看冰上一只只单脚站立的野雁，想起那个偷吃的仆人，还有父亲的笑。

（野雁们居然整夜以一只脚站在冰上，忍受零下十几度的酷寒弯着脖子睡觉。）

二月一日 请你们吃饼干

今天比昨天暖和些，正好零度。

起床，又看见那两只野雁。我知道是跟昨天同样的两只，因为牠们比湖上的那些都大，而且好像跟前天夜里降落的不属于同一批。

怕吓到牠们，我没靠近窗子。但是牠们显然看见我了。原先吃草的母雁（相信牠是母的，因为好像比较温柔又比较小个儿。）不吃了，弯着颈子不动。公雁则伸长脖子，也一动不动，其实是在盯着我看。就这样五六秒的时间，公雁突然上下抖动着脑袋，呱啦呱啦大声叫。母雁跟著作同样的动作，大声叫，一齐往前跑几步，啪啪啪啪！拍着翅膀往昨天同样的位置飞去。

但是下午两三点钟，牠们又出现在草地上了。母的低头猛吃，公的伸长脖子警戒。我以前在书上读过，雁群里总有一只负责警戒的“雁奴”。当别的雁在吃东西或睡觉的时候，“雁奴”必须保持清醒。这两只大概是夫妻吧，显然由丈夫负责站岗。但隔不久，我发现伸长脖子的换成母雁，而由公雁吃草，可见牠们是“你吃我守望”、“我吃你守望”，轮流警戒的。

看牠们吃草的样子，真觉得可怜！隆冬，草虽然没死，也泛黄，半死了！而且不知因为去年秋天园丁剪得特别狠，还是草在冬天会缩短，而今最长不过四公分。只见那两只野雁先咬紧草叶，再猛力往回缩颈子，硬生生把草叶拔断。牠们的颈子长，而且是“S”形状的，我曾经见过同样长颈的灰鹭鸶，把“S”一下子拉成“I”，射箭似的，以惊人的速度咬住离牠很远的小鱼。大雁则相反，牠们把“I”弯成“S”，产生瞬间的拉力。

虽然站在窗内，我几乎可以听见牠们扯断草叶的声音，从望远镜看，更见到牠们黑黑的嘴上挂着一根根小草。还有在寒冷空气中，红红的舌头和淡淡的白烟。

多可怜哪！让我喂牠们吃点饼干吧！想起曾在动物园见过一种自动贩卖机，投币下去再转动开关，就吐出好多小饼干，可以用来喂湖上的天鹅。野雁跟天鹅一家，都是雁鹅类，当然也吃饼干。

我翻柜子，找到一些岳父从老人中心带回的小饼干，据说是专给糖尿病人吃的，想必野雁吃也不会有问题。就在口袋里揣了四包，拉开后门。只是我一条腿才伸出门外，“呱啦呱啦呱啦”！那两只野雁又飞走了。

我还是把饼干掰成小片撒在地上，接着躲回屋子，看牠们会不会回来。

一直到天黑，都没再见到牠们的影子，倒有一只蓝樫鸟，以很快的速度飞来，不知用什么技术一次叼起两块，闪电似的消失在杜鹃丛中。这蓝樫鸟可真贪心，牠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搬运，没多久，把我留给野雁的饼干全拿光了。

（蓝樫鸟是穿蓝色外套围黑领巾的小强盗，牠居然一次又一次，运走我扔给野雁的饼干。）

二月二日 天降美食了

从夜里就刮强风，院子里一条条的白，是风把湖上的粉雪吹起来，重新在四处铺陈造成的。看粉雪随风移动，真美！好像在迪斯尼乐园“鬼屋”里见到的“跳舞的鬼魂”，白白的、虚虚幻幻，不停地打转。那转的途径，就是风的轨迹。让我想起小时候，家后面一大片稻田。我常站在墙头远望稻浪，一波一波像海浪，这边起了，那边伏了，还常常呈现一条一条、横着竖着，在稻浪间挖起长长的沟槽。沟起沟灭，只一瞬。现在这湖上的风也如此，在画圆的时候也画直线，冷不防地来一刀，硬生生把原先跳舞的鬼魂们拆散。

不知小鸟们的眼睛好还是不好。昨天我才扔出饼干，就被蓝樫鸟叼走，但是大前天挂出去的喂鸟器，却连一个“食客”也没有。可能小鸟没看到吧！我想到个好点子，午餐后顶着寒风出去，在喂鸟器下面、露台、台阶，各撒了一大把鸟食。小鸟可以看不见喂鸟器，总看得见满地的大米、小米、高粱、玉米和葵花子吧！

撒完鸟食，我正往屋里跑。突然看见房子右侧方有灰灰黑黑的影子一闪，居然是野雁，但我没追过去看，免得牠们又吓飞了。话说回来，牠们想必早看到我，只因为我站在湖边，挡住了牠们的“航道”，所以没有飞。

我进屋立刻跑上楼，偷偷从屋侧的小窗往下看，果然是那两只野雁。大概看我进屋，放心了，正低头掏雪下面的草吃呢！牠们今天没在临湖的草地，却走到我屋子的侧面，大概因为湖上吹来的风太大，也可能因为侧院被房子挡着，雪堆积得比较少。

因为我在二楼的小窗，上下很有一段距离，牠们显然不知道我在偷看。我又发奇想，跑去厨房拿了一片吐司面包，撕成小块，再回二楼，将窗子很小心地拉开一缝，把面包扔出去。

多妙哇！面包落在旁边，牠们居然没受惊，甚至没抬头，就把面包吃了。起先还一小口一小口地试，大概发现味道绝佳，两只野雁居

然抢了起来。也不是抢，是“争先”，看见一块，就急着过去吃。

我扔完手上的面包，发现牠们好像意犹未尽，又去厨房拿了两块，从窗缝扔下去，公雁似乎警觉了，歪着头朝我看。我没躲得及，牠却没看见我，又急着低头吃。我懂了！因为牠在很下面，抬头看我的窗子，玻璃正好反射天光，所以就算我站在玻璃窗的后面，牠也看不到。只是，牠们会怎么想呢？牠们会不会想：“多好的事啊！上帝赐下“玛那”了！（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里讲的“天赐的美食”）”

（大概因为背风，有些地方已经露出草坪，所以牠们会来这里。）

二月三日 为你们取个名字吧

刘氏鸟餐厅果然生意兴隆，一早，我的老岳父就说有好多小鸟来吃我喂鸟器里的食物。

“因为造势成功！”我笑笑。

可不是吗？连现在都还有麻雀在地上找我昨天撒出去的谷子。别看小小的麻雀，牠们可真聪明，会在雪地上并着两只脚，忽前忽后地跳；也可以说用双脚不断地踢雪，把雪踢开，找里面掩藏的谷子。

野雁当然更聪明了。早知道牠们有出奇的记忆力和方向感，否则不可能年年循着同样的路线，找到同样的地方。不！应该说很多鸟都有这本事。“似曾相识燕归来”，年年归来的燕子，不常常是同样那几只吗？天地多辽阔啊！牠们凭什么能飞到千万里外，再找回老地方、找到同一家，在同一个屋檐下收拾旧家园？

那两只野雁又在我侧面的院子吃草了。牠们八成想着天赐美食，所以吃草是假，企盼面包是真。我当然不能让牠们失望，又扔了四片掰成小块的土司出去。而且在扔最后几片的时候，故意从窗缝往外轻轻地喊“啊！”喊一声，扔一块。

起先牠们显然一惊，盯着窗户看，还低声私语，好像说：“不对耶！有奇怪的声音。”但是怀疑归怀疑，面包太好吃了，两个宝贝接着又低头抢面包。我要让牠们产生“制约反应”，如同训练狗，敲一下锣，给一块美食。时间久了，狗只要听到锣声就认为会有好吃的；即使没有也流口水。

我要让这两只野雁觉得面包是跟着“啊”出现的。听到一声“啊”，就会有一块面包从天而降。

对了！我应该为牠们俩取个名字。牠们每次起飞的时候，不是都要大叫，细听像是一串又一串的“啊呀啊呀啊呀”吗？从今天开始，公的就叫“啊啊”，母的就叫“呀呀”吧！

二月六日 喂食出了问题

已经连续喂啊啊和呀呀五天了，我书房侧面的窗子，成为另一间鸟餐厅，专门供应面包和饼干。

为了营养均衡，我曾试着添点色拉和水果，像是白菜、胡萝卜、葡萄和小蓝莓，但是都不受欢迎。只见牠们叼起，不到二分之一秒，就吐出来。由此可见，牠们的味觉相当灵敏。倒是披萨好像很对啊啊和呀呀的胃口，当然，也惹了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太太买回披萨当午餐，我因为血脂高，不敢多吃淀粉，所以留下许多披萨饼的边缘。正要倒掉，灵机一动，这不是跟面包一样吗？于是把那些饼撕成小块，从窗子扔出去给啊啊和呀呀。

披萨饼的边，有些烤得比较焦、比较硬。起先我怕他们咬不动，没想到啊啊叼起来，一口就吞了下去。野雁显然没有牙齿，从来不见牠们咀嚼，但是食道应该不窄，所以能把大而硬的披萨饼，很轻松地咽下去。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癌症病危的时候，有人拿来密方，说用癞蛤蟆煮高粱，喂鸡，再把鸡杀了给我父亲吃，以毒攻毒，有奇效！

虽然事隔五十多年，我都记得母亲蹲在院子里，用勺子往鸡嘴里灌食。我也记得不久前在电视上看过“填鹅”，那勺子很像煮老人茶用的竹勺。把手是竹筒，勺口是将竹子削成一半制成的。“填鹅”的人比我娘更狠，简直难以想象，那么一大勺接着一大勺往下填，鹅怎能受得了。更残忍的是“填鹅”的人还用手抓着鹅的脖子往下挤，好像灌香肠，硬从喉头挤过长长的颈子、挤进牠们的胃，可见鹅的食道确实够宽。据说“填鹅”和“填鸭”不同，填鸭是为了养成大肥鸭，好作烤鸭。填鹅则是为了让鹅的营养过多，得到脂肪肝，也可以说造成肝肿大。再杀鹅取肝，作“鹅肝酱”法国料理。

啊啊和呀呀就是一种鹅，我一边往外扔披萨，一边想到“填鹅”，有点怕牠们吃出问题？可是看啊啊和呀呀好像对披萨更感兴趣。一口

接着一口，还不时发出“哦哦”的声音，偶尔吃些应该无妨，就当作特别加菜吧！

太太好奇，过来看了看，说还有昨天买来的炸鸡，好几块鸡胸肉，柴柴干干的，不好吃，扔了又可惜，也喂牠们吧！我啐了她一口，说啊啊和呀呀只吃素，披萨饼倒是很对味口。太太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厨房，又拿来两块披萨，还很热心地自己撕成小块扔了下去，我还没来得及依“训练的规矩”，叫几声“啊”，啊啊已经把太太扔的披萨饼叼起来，但是没看到牠咽下去，只见牠从叼起那块披萨就不断摇头，我再扔披萨下去牠也不吃了。倒是呀呀继续吃。牠没管啊啊，一块接一块吃，突然呀呀也出问题了，跟啊啊一样不停地摇头，再低头猛吃草。这下更麻烦了，只见牠满嘴青草，竟然连草也吞不下去。

我急急忙忙找来望远镜看，原来牠们扁扁的嘴被披萨饼的“起司”黏住。起先我喂的是饼的边缘，没问题；但是后来太太扔下去的带有“起司”，就出毛病了。而且因为呀呀接着吃草，大概想用草把起司“顶”下去，没想到起司又把草黏住，使牠活像长了大胡子的张飞。

我急了！怕牠们噎死，穿上大衣从前门跑出去，绕到屋子侧面，想帮牠们清理清理。可是才转过侧院，啊啊和呀呀已经叫着向湖上飞去。

这次牠们的声音不大，可能嘴张不开。但既然能叫，表示气管还通。我站在冷风里，看牠们落在右边的冰上，把嘴在冰上摩来摩去。又摆着头叫，一边叫一边齐步跑、起飞，低空掠过那块水面，降落在一群野雁之间，好多野雁跟着仰着脖子叫。

太冷了，我不得不跑回屋子。再从窗子看，几十只野雁已经不见了，只有左侧林梢，一堆幌动的黑影逐渐远去。

二月九日 神鸟知多少

大前天真是弄巧成拙，不但把啊啊和呀呀吓跑，而且惊走了一湖的野雁。整整三天，湖上空空的，连一只野雁也没见到，只有海鸥趁机占领了“未结冻”的水面，还得意地漫天飞舞、不停尖叫。

不知啊啊和呀呀那天为什么飞到雁群之间，牠们是去通风报信吗？牠们会急着告诉大家，湖边山坡那栋白房子里的人设了毒饵、打算抓野雁吗？可真是证据确凿呢！啊啊和呀呀的嘴上都黏着黄黄白白的起司，别的野雁能不吓一跳吗？

还有！怪我那天急着由前门绕到侧院。以前牠们看见我，都是在后门或后院，那天突然从另一边出现，而且是冲过去，当然会让牠们觉得我在埋伏。问题是这么复杂的情节，啊啊和呀呀怎么说给别的野雁听？牠们有那么多的词汇？还是用“身体语言”？好比蜜蜂以跳舞打转的方式，告诉“同侪”哪个方向有可采的花蜜。

人们愈来愈发现各种动物的聪明，以前珍古德看见黑猩猩用草茎掏白蚁，又把干草塞进小树洞里吸水，已经惊讶极了。说除了人类，黑猩猩居然也会用工具，一时成为大新闻。现在竟然发现连鸟都会用工具。尤其自从网络普及，又有了YouTube之后，消息传递得更快。单单这两年我就在网上看过好多“神鸟”。一只是灰鹭，牠先去叼面包屑，自己不吃，却把面包扔在水面，还不停地拨动，吸引鱼的注意。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已经把来吃面包的小鱼衔住了。另一只神鸟是鹦鹉，只见牠手里抓着一根自己的羽毛，伸到头上搔痒；羽毛长度不对，还会调整“攥”的位置，不小心捅到自己耳朵，还吓一跳，活像人！

对了！最近看到个渡鸭（Raven，是一种大乌鸦）的影片更神了！大家都知道渡鸭聪明，于是有人作测验，在个细细长长的筒子里放食物逗牠。渡鸭构不着，先去叼了根铁丝伸进筒子构，可是每次才

把食物拨到一半就掉下去了。那渡鸭居然想办法把铁丝弄弯再下去“钓”，硬把食物钩了出来。

鹭鸶、鹦鹉、渡鸭，不都是鸟吗？不都会用工具吗？照这么想，如果我细细观察野雁，说不定也能发现牠们惊人的智慧。

突然想起以前在台北买过一本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Konrad Lorenz）写的《所罗门的指环（King Solomon s Ring）》，写他怎样带大一只雁鹅。简直把那“小东西”说得像小孩儿，会撒娇撒野、还会争风吃醋。我赶紧到书架上找，一晚上把雁鹅那章全读了。愈读愈有意思，而且书里的雁鹅一下子变成了啊啊和呀呀，牠们的影子不断在我脑海浮现。

我愈想念牠们了！只怪自己不小心把牠们吓跑。亡羊补牢，说不定还不晚，夜里一点我发电邮到台北，买劳伦兹的另一本专谈雁鹅的作品《雁鹅与劳伦兹（Here Am I-Where Are You?）》。

二月十一日 雪地上的脚印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暖天，草地全露了出来，湖面没结冻的那块水面也扩大好几倍。但是昨夜一下子又变得很冷，早上睁眼，外面奇亮，表示可能下了雪。

拉开百叶窗，果然地上一层白，而且还在下。均匀的小雪花，因为没有风，像是慢慢飘落的小羽毛，又像用千万条细线串了小珠子，从天挂到地。隔着这层珠帘，所有的景物都蒙上一层神秘。结了冰的湖面又显出一圈圈的图案，大概因为即使是冰也有厚薄和温度的不同吧！有些地方的冰比较暖，雪落上去就化为冰的一部分；有些地方非常冷，雪花融不了，就像小棉絮松松地堆着。

我正想这道理呢！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堆小灰点子，细看居然是野雁。约四五十只，全静静地站在冰上一动也不动。怪不得我起先没看见，因为白雪已经积在牠们背上，加上野雁的肚子是白色的，简直成为雪景的一部分。

下午上楼作画，经过侧面的小窗，天哪！雪地上居然有好多三角形的脚印，不是啊啊和呀呀的吗？但我跑前跑后，都不见牠们的影子，想必牠们早来过，又失望地走了。

但我仍然拉开窗子，扔了好多面包和饼干出去。

只是，面包和饼干因为原先在屋子里，比较温暖，加上重量，才掉在雪地上，就陷了下去。除非啊啊和呀呀从正上方看，是不可能发现的。

但我还是扔了不少，一边扔一边叫“啊！啊！啊！”还对着拉开一线的窗缝大声喊。零下八度的空气，像把刀似地对着我的脖子“插”进来，我穿得少，打了个寒颤。

晚上喉咙痛 。

二月十二日 大鸟和小鸟的合作

虽然昨天有点受寒，但我今早穿着睡衣就往楼上跑，看啊啊和呀呀来了没有。

哗！一片热闹的景象，牠们果然来了，正在掏白雪下隐藏的面包呢！牠们很走运，因为有小鸟打头阵，只见好多麻雀与红雀跳来跳去。是那些“小家伙”先找出面包，再由啊啊和呀呀去吃。蓝樫鸟没来，如果来，这些面包恐怕早没了，因为我昨天扔出去的比较大块，小麻雀和红雀叼不走，只有强悍的蓝樫鸟有这力量。话说回来，如果蓝樫鸟来，麻雀们早都吓跑了。

我三十年前刚来美国，就见过一位贵妇指着窗外骂：“滚！滚！滚！小强盗滚！”原来是骂正在“喂鸟器”里吃谷子的蓝樫鸟。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才知道蓝樫鸟是强盗，只要牠在场，别的小鸟都只有看的份。牠还会攻击“别人”，甚至偷蛋；更可恨的是牠连刚孵出的小雏鸟也偷，偷去吃！我亲眼见过一只蓝樫鸟站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个粉红色的东西用力往树干上摔，从望远镜看，牠摔的竟然是只还没长毛的小雏鸟。

不知是否因为有啊啊和呀呀在，蓝樫鸟避开了，才使大小鸟能合作在雪里挖宝。也多亏我昨天扔出的面包特别大块，啊啊和呀呀一口咬下去，总掉些渣子，正好由小鸟们抢着“拾牙慧”。

怕再受凉，我先下楼穿上毛衣，再去厨房拿了几块土司，把窗子拉开小缝，将面包一块块扔出去。小鸟们很警觉，我才开窗牠们就全飞走了，所幸啊啊和呀呀还留在那儿。我先一边扔一边很小声地叫“啊”，看牠们没受惊，就逐渐加大声量。灵机一动，干脆转移到后窗，从那里往外扔面包。

后窗正对着湖，啊啊和呀呀在房子的侧面，被屋角挡着，我们彼此看不到对方。但我可以用力向屋侧扔面包。今天湖上有风，扔出去的面包被吹成弧线，好几块“应该”正好落在牠们旁边。我又跑回侧面

的小窗偷看，两个家伙果然吃得很开心，而且顺着面包往我的后窗下面走。我就继续从后窗往外扔。一边扔一边喊得更大声。

牠们显然看见我了，但是已经不在乎，也可能因为后院临湖，随时有退路，所以不怕。今天的气温比较暖，我干脆把后窗完全打开，跟牠们面对面。

牠们还是毫无惧色，似乎把上个礼拜吃起司的事全忘了。再不然牠们飞走之后，慢慢品味挂在嘴边的起司，愈尝愈有味儿，发现是牠们自己没品味呢！

我把手里的土司面包扔光，关上窗子，看牠们还歪着头、脖子伸得长长的，盯着我的窗子看。“明天可以出去喂牠们了！”我心想。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1)

今天太棒、太精采了！简直可以拍成剧情片。

事情是这样的：

下午两点钟，啊啊和呀呀又在屋侧出现。我先往窗外扔了几块面包，再往后窗扔了几块。接着飞快地跑出门，一边叫着“啊啊啊啊”一边往牠们那边扔大块的面包。（因为大块才扔得远。）这叫“循序渐进”，让牠们先习惯我在屋里，再接受我在后院。

牠们果然没被吓跑，只是啊啊不吃，伸直了脖子警戒，由呀呀独自享用。我就再进一步，也就是再“近”一步，一边扔面包一边往露台下走。事情本来好好的，偏偏因为台阶上有冰，我一脚没踩稳，啪哒滑了一下，接着就见牠们猛拍翅膀，连“助跑”都没有，就朝着湖上飞去。

好戏上演了！因为牠们受惊起飞，没先看清飞行路线，湖边又有好多大树枝子伸得长长的。只见其中一只，也看不清是啊啊还是呀呀，眼看要撞上树枝，急转弯，正好碰上另一只，接着劈哩啪喇，两个家伙像飞机出事似的，往湖边的冰上直直落下。

我在高处，看不清牠们落在冰上的情况，原以为牠们会马上再起飞，却半天没动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先回去换雪靴，顺便拿起摄录像机，再小心翼翼地走下湖边的台阶。远远就看见啊啊和呀呀正在拍水。原来湖边的冰不够厚，牠们又降落得太急太重，把冰撞破、陷进冰洞里了。

我跑上伸向湖面的“钓鱼台”，牠们就在正下方，活像嵌在玻璃上的两个大雁木雕，四周全是平平亮亮的冰，正好黏在中间。看到我，牠们居然没受惊。搞不好身陷薄冰动不了！或者降落得太猛，脚受了伤。

水上结薄冰是最危险的，每年不知有多少孩子因为不小心陷落薄冰，送了命。据说由于一下子掉下去，身体的重量造成冲力，人会坠

进水里，再浮上来的时候如果不是正对着冰上的裂口，就好像被关在毛玻璃的水箱，只见上面一层透亮的冰，出不去又敲不开，最后淹死。所幸啊啊和呀呀不太重，又浑身长满羽毛，有很好的浮力，所以没坠入深水。也可能刚才已经坠下去又浮了上来。

我怕牠们再受惊，乱拍翅膀进一步受伤。先退到钓鱼台后面，避开牠们的视线。再把小块面包往下扔。犯人就算要被砍头，也得先吃饱嘛！最起码吃点东西可以增加热量，还有安神的作用。

头上传来嘎嘎嘎的叫声，抬头，好多白影在闪，居然是海鸥，十几只上上下下，一副要结伙打劫的样子。最近虽然总看到海鸥，但都是在湖心那块没结冻的水面，就算掠过院子，也飞得高高的。今天牠们可真大胆，我还站在这儿，已经一一尖叫着俯冲到啊啊和呀呀身边，把我扔在冰上的面包叼起来，再鬼叫着飞走。

“去！”我对那些趁人之危的家伙大喊一声。海鸥没反应，脚底下却一片喧哗，啊啊和呀呀先呱啦呱啦地叫，接着猛地鼓翅，大概因为下面不是水而是冰，牠们又身陷冰洞，每搧一下翅膀都好像拿着书本往桌面上砸，发出惊人的巨响。其中之一，也不知是啊啊还是呀呀，一边鼓翅一边往冰上踩，先踩上冰面，跟着腾空而起，以距离不到半公尺的低空向着湖心飞去。但是低头，另一只还猛地拍翅膀，先拍得很快，大概累了，改为隔两秒拍几下。当牠鼓翅的时候虽然好像就要脱离冰洞，但翅膀一停又回到原先的样子。我站在上面盯着牠看，不知如何是好。远处传来另一只的叫声，是单音的，每一声都拉得很长。海鸥居然还在极高的地方盘旋，牠们的速度奇快，有些已经高到看来像是挂在蓝天上的小米粒。又有些吱吱尖叫着突然斜着滑下来，再蓦地升空。

我终于看清楚了，陷在冰洞里的是啊啊，牠现在完全不动了，只偶尔叫两声，呼应远处的呀呀。我看不是办法，啊啊可能受伤了，否则牠不会放弃拍翅膀。我有点矛盾，是先回去找老婆一起下来帮忙，还是自己直接下去救啊啊。又想如果叫她，单单等她穿好衣服，再一

步步扶着栏杆摸下来就得十分钟，搞不好啊啊已经出问题了。于是把手上的录像机放下，由钓鱼台右侧跳上山坡，再扶着钓鱼台的边缘，一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2)

步步往下摸索。湖滨有好多张牙舞爪的冰块、冰椎、冰笋、冰刀。都是一次又一次结冰融冰，大浪把裂冰往岸上打，造成冰块重迭，或者由水气在树枝上结冻造成的。一条条、一片片、一根根，看也知道，每寸冰都像刀子。

幸亏我穿着长筒雪靴，里面有绒毛，鞋底有深齿，旁边是拉炼。我一手抱住钓鱼台伸进湖水的柱子，一脚试着踩上冰面，那里的冰好像挺结实，能落脚。我就试着把两只脚都踩上去，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人已经站在水里，所幸靠湖边，只有三四十公分深。

啪哒！啪哒！啪哒！啊啊又猛拍翅膀，我人在水里，很清楚地看见牠几乎飞离了冰洞，只是牠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拉住，又陷回去。牠累了，把两只翅膀摊在冰上，脖子一挺一挺地喘气。我慢慢朝牠靠近，冰不厚，我干脆先抬脚用力把冰面踩破，再往前进。啊啊又拍翅膀，打了我一身水。原来冰面自己开了，从我站的地方裂出一长条，正好到牠身边。水更深了，已经超过我的靴子，一股杀人的冰寒倏地钻进来，羽绒衣的下摆立刻泡了汤。我有点慌，往前跨一大步，两手一伸，把啊啊右边的翅膀拢起来。牠猛拍左边翅膀，身子一下子倾斜正好倒向我怀中。我又伸左手把牠另一只翅膀紧紧抓住再用力拢，好像把牠绑起来似的。相信我一定在慌忙间用了很大力气，只觉得牠的身体一直扭，还像触电似的发抖。我把牠往上拉，拉一半，觉得下面有阻力，松开左手到水面下摸，居然摸到一根钓鱼的塑料线，我知道了，是前几年台北来的朋友偷偷钓鱼，有一次收线勾住水下的树枝，干脆把线剪断留下的。

忍着啊啊左翅拍出的水花，我把缠在牠脚上的线拉开。虽然只绕了一圈，但是如果我不帮忙，啊啊可能永远脱不了身。怕牠乱拍翅膀，我在解开的一瞬间，先用右手紧抓牠的右翼，再伸左手，把牠的左翼拢好，然后像抬个大木头鸭子似的，把牠抬离水面，放在前面的

冰上，再松手。啊啊先怔了一下，还回头看看我，接着大叫着往前跑，张开翅膀，好像一支箭似的射了出去 。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3)

步步往下摸索。湖滨有好多张牙舞爪的冰块、冰椎、冰笋、冰刀。都是一次又一次结冰融冰，大浪把裂冰往岸上打，造成冰块重迭，或者由水气在树枝上结冻造成的。一条条、一片片、一根根，看也知道，每寸冰都像刀子。

幸亏我穿着长筒雪靴，里面有绒毛，鞋底有深齿，旁边是拉炼。我一手抱住钓鱼台伸进湖水的柱子，一脚试着踩上冰面，那里的冰好像挺结实，能落脚。我就试着把两只脚都踩上去，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人已经站在水里，所幸靠湖边，只有三四十公分深。

啪哒！啪哒！啪哒！啊啊又猛拍翅膀，我人在水里，很清楚地看见牠几乎飞离了冰洞，只是牠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拉住，又陷回去。牠累了，把两只翅膀摊在冰上，脖子一挺一挺地喘气。我慢慢朝牠靠近，冰不厚，我干脆先抬脚用力把冰面踩破，再往前进。啊啊又拍翅膀，打了我一身水。原来冰面自己开了，从我站的地方裂出一长条，正好到牠身边。水更深了，已经超过我的靴子，一股杀人的冰寒倏地钻进来，羽绒衣的下摆立刻泡了汤。我有点慌，往前跨一大步，两手一伸，把啊啊右边的翅膀拢起来。牠猛拍左边翅膀，身子一下子倾斜正好倒向我怀中。我又伸左手把牠另一只翅膀紧紧抓住再用力拢，好像把牠绑起来似的。相信我一定在慌忙间用了很大力气，只觉得牠的身体一直扭，还像触电似的发抖。我把牠往上拉，拉一半，觉得下面有阻力，松开左手到水面下摸，居然摸到一根钓鱼的塑料线，我知道了，是前几年台北来的朋友偷偷钓鱼，有一次收线勾住水下的树枝，干脆把线剪断留下的。

忍着啊啊左翅拍出的水花，我把缠在牠脚上的线拉开。虽然只绕了一圈，但是如果我不帮忙，啊啊可能永远脱不了身。怕牠乱拍翅膀，我在解开的一瞬间，先用右手紧抓牠的右翼，再伸左手，把牠的左翼拢好，然后像抬个大木头鸭子似的，把牠抬离水面，放在前面的

冰上，再松手。啊啊先怔了一下，还回头看看我，接着大叫着往前跑，张开翅膀，好像一支箭似的射了出去 。

二月二十日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高三上国文课，老师说每年大学联考最少有两题出自《论语》。接着一笑：“我没办法告诉你们会考什么，却可以斩钉截铁地预测不会考什么。我保证不会考『老而不死是为贼』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接着神秘地一笑：“因为当今『圣上』已经够老的了；还有，这年头小人得罪得起，女人得罪不起。”

我不记得那老师怎么解释女子和小人，大概因为保证不考，他根本没说。倒是后来在很多书上，甚至电视节目里听学者分析“女子”与“小人”。为了不得罪女人，学者们用了各种方法“闪烁其辞”，有的说“女子”指的是家里的女佣，有的说“女子”就是“子女”。总归一句话，没人敢直着说中国古代女子比较没有社会地位，书读得比较少，见识短些，所以被男人歧视，孔老夫子那两句话很简单！就是：“女人跟下人最难对付，因为你跟他们太亲近了，他们会没大没小；太疏远了，又怨你耍大牌。”

何止女子如此，哪个人不都一样？连职场也有“潜规则”，就是长官最好在公开场合少跟下层部属太亲近。免得那些人得意忘形，甚至挟长官以自重，去跟同侪炫耀，放些不实的小道消息。

我想到这些，是因为发现啊啊和呀呀都表现了“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上个礼拜牠们还见到我就飞，但是自从我从冰洞里拯救啊啊，涉着冰水把啊啊抱出来，牠们就一下子神了。可是那“神”里面还是有“顾忌”，也就是“不逊”里有“怨”。当我在前面走，往背后扔面包的时候，牠们愈跟愈近，今天我把手背在背后走，手里拿着面包，啊啊居然一口咬住我手里的面包，还有 我的手指。天哪！还挺疼的呢！可是当我转身面对牠们，两个家伙又一下子躲得老远。想起以前逗不是很熟的狗，当狗既想靠近又害怕的时候，只要蹲下，就八成会摇着尾巴过来。我于是对着啊啊和呀呀蹲下来扔面包，果然牠们不怕了，随着我的面包愈丢愈近，牠们也愈走愈近。

现在我比较会分辨啊啊和呀呀了，因为公雁本来就比母雁大，最近啊啊的面包又吃得多些，比较起来呀呀就更小了。还有一点，是啊啊比较敢正面对着我，呀呀却即使走近也歪着身子，好像脊椎侧弯的老人家，弓着背偏着头。这又让我想起历史剧里审问的场面，女犯低着头，连“老爷”叫她抬头，把头抬起来还要略略侧斜一些。不！不能说她们怯懦，应该说那是温婉。“温良恭俭让”虽是孔子的美德，细想想不也是女子柔和的表现吗？温柔、善良、恭敬、俭朴、礼让。只怕用来形容处处退居丈夫背后、勤俭持家的妇人，来得更洽当。

我愈想愈看，愈发现啊啊和呀呀的世界真是男女有别。啊啊是男的，带头的是牠、示警的是牠，下令起飞的是牠，就算牠的脚扭伤了，走路一跛一跛的，牠还非走在前面不可。

（我一蹲下，牠们就神了。啊啊对着湖上大叫，警告外人不准侵入。呀呀则急着伸嘴过来）

三月二日 大雪

下了一夜的雪，花圃围墙上足足积了三十公分。灰暗天空的映照下湖水一片黑，雪地就更白了。

温度计显示零下十度，这么冷按说应该结冰，只是沿着湖滨望去，竟然一点也没结冻。或许因为风大，湖水被翻搅，下面较暖的水升上来，使湖面一直没有降到冰点；也可能因为波浪不断，让湖面没有结冻的机会。

妙的是，远处许多野雁正随着波浪起伏，把头藏在翅膀下睡觉，而且似乎被风吹得慢慢移动。搞不好牠们原先是在湖的左侧，硬是随风荡到了右侧。好像在越洋飞机上睡觉，不知不觉醒来已经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不知那些野雁怎么想，又怎么能在这么凛冽的寒风和起伏的波浪上睡着?

还有，牠们为什么不躲在岸边的树林里？就算那是光秃秃的寒林，窝在大树背风的一侧，总比在空荡荡的湖面暖和啊！不过我接着就想通了：湖水一定比雪地温暖，牠们上身虽然顶着零下十度的寒风，肚子却已经泡在一股暖流之中，“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这个道理。

啊啊和呀呀没来。透过望远镜看那群水上的野雁，一只一只找，不知牠们在不在其中。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举着面包站在岸边喊。只是天太冷，又刚起床，太太不答应。我只好说：“等吃完饭，身子暖了，再拉开门叫牠们吧！”

后门外堆了厚厚的雪。屋檐下挂着许多冰笋，最长的足有五呎，一根根像尖刀似的垂着。强风一阵阵吹来，每次越过屋脊，都从天窗传来尖锐的呼啸，接着卷起团团积雪，像是白面粉似的在空中飞撒。

好多麻雀在后门外的雪地上跳，其实不是跳，是踢，用跳的方式把牠们脚下的雪踢开，目的是寻找由上面喂食器掉落的谷子。喂食器快空了，只剩下最后一格，上面站着一只有红宝石胸毛的啄木鸟，正

伸着长喙往里拼命掏。牠应该是吃虫的，为什么也来抢喂食器里的谷子？我有点同情下面的麻雀，牠们小，不敢跟大鸟争，只好在下面捡食啄木鸟嘴边掉落的。

很快地吃完饭，太太似乎已经看出我的心事，主动叮嘱只可打开后门叫几声，绝不能走进雪里。我便穿上厚厚的羽绒衣，把面罩拉上，一手拿着面包一手将门推开。一股刺骨的寒风立刻钻进来，眼睛受刺激落泪，才滚下面颊就变凉，只怕再过两分钟就能结成冰珠。我对着湖面喊“啊啊”，发觉面罩遮了嘴，又把面罩往下拉，大喊“啊啊”，喊了十几声，似乎听见由水面雁群间传来几声呼应，却不见哪只朝我游来。我再举起面包喊了十几声，还是没消息。太太直喊风太冷，我只好退回屋子。临关门，抓了两把鸟食，撒在门前的雪地上，立刻就飞来一群麻雀争食。

“我听见啊啊的回答了。”我问太太：“妳听见了吗？”

她摇摇头，说是我的幻觉，再不然是有别的鸟作假叫两声，想骗吃。又说啊啊或许早知道要下大雪，所以先飞到别处避难了。

倒真有可能，昨天中午牠们还来吃面包，傍晚照例该来报到，却不见踪影。搞不好真飞到不下雪的地方去了。只是雪停之后，啊啊会不会回来呢？

（屋檐下挂着许多冰笋，最长的足有五呎，一根根像尖刀似的垂着。）

（雪地上好多麻雀留下的小爪印，形成美丽的图案，可爱极了！）

三月三日 为什么牠们不告而别

今天是个艳阳天，雁群却不见了，连一只也不剩，只留下大理石花纹的冰湖。奇怪！昨天那么阴冷，牠们还浮在湖面睡觉，今天大太阳怎么反而走了呢？牠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为什么不告而别？像是偷偷撤退。只是牠们飞到哪儿去了呢？重新回到南方？还是只在附近找个没有风雪的地方栖息？

野雁是很会长程翱翔的，而且日夜都能飞，尤其在这种强风的天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说不定就这么一天，牠们已经飞去了遥远的维吉尼亚州。问题是，候鸟会在同一个季节南南北北地移动吗？

这里应该是啊啊北方的家。牠们既然已经飞来，而且住了两个礼拜，就算离开应该也是暂时的。只怪这场大雪把牠们赖以维生的草地全覆盖了，逼得牠们不得不飞到有青草的地方待几天。

想到这儿，我有点失落。啊啊有我喂食不愁吃喝，为什么还要走呢？是不是因为风太冷雪太大，而我没给牠们一个可以遮风避雪的地方？

我是不是该为啊啊盖个小房子？

傍晚，黄黄的夕阳在雪地上拉出一条条树影，风更大也更冷了。我却穿着长雪靴从正门出去，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深可及膝的雪地，绕到湖边。我跟太太说要去搬几块柴回来点壁炉，其实是想试试能不能见到啊啊。会不会我叫几声，牠们就从某个灌木丛中或长青树下，像前几天一样有说有唱地跑出来？

我抱着柴，喷着白烟，对着空荡荡的湖面用力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没有回答，只有冷风，吹得我又直流眼泪 。

（雁群不见了，连一只也不剩，只留下大理石花纹的冰湖。）

三月四日 雁归来 (1)

“啊啊回来了吗？”我一起床就问太太。她摇摇头说“没回来。”接着改口：“野雁倒是回来不少，湖水也露出来了。”

“回来没回来，一喊就知道了。”我看看温度计已经零上摄氏一度，就打开后门大声叫“啊啊！啊啊！啊啊！”后门右侧是我餐厅的外墙，跟厨房和后门成直角，我想那应该有喇叭的效果，当我在直角的尖上喊，声音会向外扩张传得特别远。

问题是我喊了几十声，湖面上虽然有不少野雁，却没一只转头，也没有半声回应。我不太好意思再喊，怕邻居每天都听我鬼叫会觉得奇怪。但是他们知道又何妨，正可以宣告我有两只野雁的宠物，大家要善待牠们。于是又连着喊了十几声。还是没回音，正要关门，隐隐约约听见远处有雁鸣，而且很像啊啊“呱啦呱啦”的叫声。“你听到了吗？有回音耶！”我问太太，她又笑说是我的想象，却边说边启动她的摄影机。“何必浪费电呢？电池快没了。”我叫她把机器关上。话才说完就见窗外两道黑影夹着雁鸣，从右侧湖面低空飞来降落在眼前的湖面。那不正是我的啊啊吗？

我转身从厨房桌上拿起一个大面包，穿上雪靴扶着栏杆走下积着厚雪的台阶；再抄近路跳出露台，双脚一下子陷入最少五十公分的雪堆。想必因为强风不断由湖上吹来，把粉雪全积在露台的矮墙边。我朝院子边缘走去，通往湖滨的台阶全掩在雪里成为白色的陡坡，啊啊两口子正朝着阶下的湖边游来。

我举着面包大叫“啊啊！啊啊！来呀！”发现距湖边十呎的地方全结了冰，正怕牠们上不来。却见啊啊游到浮冰的边缘，毫不犹豫地就踏上冰面。所幸冰够厚，没有陷落，接着啊啊在前呀呀在后，快步走上岸。这时候反而麻烦了，岸上是厚厚的积雪，尤其台阶雪积得更厚。只见啊啊吃力地在雪里扭，一边扭一边一级级地往上移动，突然牠不扭了，可能因为整个身子都陷在雪中使不上力，我正为牠操心，

蓦的噗噗噗噗，牠们两个竟奋力振翅腾空而起朝我迎面飞来，扑得我一脸雪花。

我赶紧退后，把面包分成小块扔到雪上。啊啊正好降落在旁边，却没立刻来吃，原来牠在厚厚的雪里很难移动，必须不断扭动身躯，用胸口往前挤开雪，再伸长脖子捡食。平常牠们不敢那么接近我，今天不知是否饿极了，一边发出嘶嘶嘶嘶的警戒声，一边向我靠近。我蹲下身，试着由远而近把面包从平常喂食的三呎，缩成两呎、一呎，甚至故意扔在脚边。牠们起先害怕，嘶嘶叫地不敢过来，但是当我在距脚边半呎的地方再扔两块面包，牠们大胆吃了之后，就进一步以很快的速度叼走我脚边的面包。其实“脚边”也不是脚边，因为双脚陷在深深的雪里，脚边等于腿边。我又把面包放在右膝盖上，看牠们敢不敢进一步。嘶嘶的声音更大，牠们更矛盾了。但是呀呀显然很饿，居然看中我左手拿的大面包，作势要抢。我对牠摇摇手，说“NO！NO！不能没礼貌！”再扭动身子把右膝盖对着牠，牠还是不敢吃。我又移动，把膝盖对着啊啊，牠盯着上面的面包，不敢。我加了两块在膝盖上，其中一块从前面滑下去，我再故意转头不看牠，牠犹豫再三，动了，先叼走滑下雪地的那块，再抬头以很快的速度抢走我膝盖上的。

太太在屋里为我们摄影，这画面真是太有意思了，一人二雁，窝在三四十公分厚的雪里。啊啊只能露出半个身子，我则好像坐在白白的棉花堆里。说实话，牠们陷在雪里非常冒险，我只要伸手，牠们一定跑不掉，或许正因此，我过去从未见过野雁降落在厚雪地上。虽说“雪泥鸿爪”，野雁会在雪地留下脚印，但那雪必定是薄薄的雪。也只有薄薄的雪上能留下清晰的脚印。像现在，厚雪之上哪会有鸿爪？只有一个个熨斗形状的凹洞，尖尖的地方是牠们的胸，钝钝一头是牠们的腹部。

看呀呀非常饿，我今天特别多给牠一点，啊啊似乎也有意让太太多吃些，直挺着脖子完全没有抢的意思。我猜牠们快有宝宝了，为了下一代，丈夫确实该体贴些。

三月四日 雁归来 (2)

一个大大的面包喂光了，虽然牠们好像还没饱，我却不得不摊摊手，说“没了！”经过这么久的喂食，相信牠们已经听得懂“没了！”我转身回屋，牠们没跟，只见啊啊低着头往我踩过的脚印里掏，像在吃东西。“牠们还在吃什么？”太太问。“掉在地上的面包渣吧！”我说。可是进到屋里半天，发现啊啊还在掏，细看，是在吃东西，嘴上还挂着长长的草叶。

啊啊居然从我雪地的脚印里，找到下面被掩盖的小草。

三月五日 要有礼貌，不能抢 (1)

早晨去验血，发现医院外的空地，大概被铲雪车铲过，露出绿绿的草坪，上面聚了好多野雁，全在低着头吃草。

读《雁鹅与劳伦兹》才知道野雁们进食和栖息的地方常常不一样，好比人们会到外面餐厅吃晚饭、回家睡觉。我过去以为野雁都守在湖的附近，很少飞远，显然是错的。这是因为莱克瑟丝湖正好在高尔夫球场旁边，四周人家又有大片的草坪，所以好比餐厅跟卧室连着，牠们没有必要飞远。前几天大雪，湖滨一片白，牠们发现自家的餐厅不开伙，只好出外吃餐馆。

我的眼前浮起一个由高空俯视的画面，当啊啊飞在几百公尺的高空往下看，尤其大雪之后一片闪耀的白，哪边露出一块泥土地、哪里铲雪车推出一角草坪，牠们必定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只要有一只发现了“好地方”，就会呼朋引类。

野雁的眼力一定好极了，牠们甚至能在好几百公尺的地方看见下面的一个小黑点。我这么想，是因为牠们飞到很高的地方，我从地面仰望，只见一个个芝麻大的小黑点。当然牠们空中看地面，如果停了一只同类，也就像个小黑点。

三十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常在店里看见木雕的假雁和假鸭，非但比例准确，连颜色都涂得逼真，当时还以为是专供欣赏的艺术品，后来才知道全是放在水边的诱饵。有个老美说得好，这叫利用野雁的同情心，牠们很可能在高空看见地面有同类落单，打算下来救援，却没想到猎人早准备好散弹枪，躲在湖边的草丛里。

在美国猎杀野雁是合法的，据说有些地方还大批豢养专供食用的加拿大雁，很多鹅绒枕头，也是这么来的。所幸莱克瑟丝湖附近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区，湖上不准划船、不准钓鱼、不准打猎。大概也正因此，像啊啊这样聪明的野雁才会选择这儿，作为牠们北方的家园。

不知湖上的野雁是不是都飞去了露出草坪的地方，车子转进家门，看见湖上空空一片。

今天的湖光很特殊，简直是波平如镜，把对面高尔夫球场的树，清清晰晰地映在水里，直到我进屋细细趴着窗子看，才惊觉原来整个湖面都结了一层冰。奇了！今天是零上的气温，湖面怎么反而结冰。正猜想那必定是薄冰，就听见一片喧哗，接着许多黑影掠过雪地，一群野雁正往湖面降落。只见牠们由七八十公尺的高度就不再振翅，双翼横张着，像风筝似地利用空气的阻力呈四十五度角下降。那速度比平常降落水面还快，角度也来得大些。大概牠们早有经验，冰面滑，不能太斜，否则会溜出去滑倒。为了防止掉进冰洞，牠们在落在冰面的瞬间猛力向前鼓翅。我猜想，当牠们双蹼落在冰上的时候，已经没了什么重量。

不知啊啊回来没有？吃完中饭，我出去叫啊啊，才喊两声，就从右邻院子传来牠们的呼应。只是迟迟不见啊啊的影子。我走到院子边缘，再叫，循牠们响应的声音找，才发现两口子正小心翼翼地走在薄冰上。步子很慢很小心，叫声却一声比一声急。看得出牠们想快，又不敢快，只是我不知牠们为什么不干脆飞上来？

跟昨天比起来，啊啊今天更绅士了，牠尽量让呀呀吃。呀呀也显然特别饿，不但捡我扔在脚边和双腿之间的面包，甚至在我拍照的时候啄我的腿；我还不给，牠就往裤子口袋找。我偷偷把面包藏在大衣里面掰成小块，刚拿出来，呀呀已经上来一口，而且牠的技术差，没咬到面包却咬到我的手指，还挺疼的呢！我火了，不继续喂，改为训话：“要有礼貌、要乖、不能抢！”

从头到尾啊啊都在旁边冷眼旁观，我猜牠八成想该帮着老婆抢，护着老婆跟我辩，还是装不知道。啊啊聪明，牠显然选了后者 谁也不得罪。

还有一点，我虽然被咬却有个收获，就是知道呀呀嘴馋也会流口水，才那么一下，牠已经把我手指弄湿了！

（啊啊和呀呀知道什么是“如履薄冰”，小心地走过来。）

三月七日 有人来叫阵 (1)

晨起，看见啊啊与呀呀已经在院子里吃草，啊啊显然立刻发现了我，伸直脖子盯着我看。我怕牠看不清，特别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就见牠拍了两下翅膀，大概表示高兴。

但我没立刻出去喂牠，我不能把牠们惯坏了。现在草地多半露出来，牠们理当自己吃草。

今天气温出奇地高，居然有华氏六十几度，相当于摄氏近二十度了。相较于六天前的零下十度，足足差三十度。大概被雪覆盖多日，草坪有些黄，但我知道只要暖几天，小草就会像变魔术似地，换上一身绿。

湖面完全解冻了，很多野雁正朝南边游，还有几只小小白胸会潜水的矶雁，快艇似的从野雁旁边掠过。海鸥自成一区，好像夏天傍晚草地上的蚊子群飞成一团。又轮流从那团当中脱离俯冲到水面，在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拔高。我猜牠们并非在水面觅食而是玩耍 还有些卖弄的意思。或许春天是寻偶交配的季节，公鸟得好好卖弄，吸引母鸟的青睐。

啊啊和呀呀大概也快交配了。不知牠们是像一般小鸟，先筑巢再交配，还是交配之后再作窝。我猜是前者，像人，先买房子或租屋，有了安适的住处再结婚养孩子。

才放下筷子，连咖啡都没喝，我就去冰箱拿出面包走到后院。啊啊和呀呀立刻迎了上来，隔着露台的矮墙对我叫。

我走下露台，先站在草地上扔面包给牠们，照前两天的方法，扔远再扔近。发现一靠近我脚边，牠们就不过来了。于是蹲下，果然啊啊立刻靠近，只是牠没捡我脚边的，好像把那小块面包忘了，竟直直伸头过来，要抢我手上的大面包。有了前天的经验，我把面包抓得很紧，牠没抢走，却啄去一大块，立刻转身张着嘴摇着头猛吃。牠摇头的样子太滑稽了，居然把嘴里的面包渣甩到一公尺外，呀呀立刻过去

啄食。啊啊还不断摇头，原来面包也像起司，黏住了牠的嘴，只见牠嘴的两边都是面包，好像擦了一圈白色的唇膏。

我站起身往前院走，就见猛摇脑袋的啊啊和小一号的呀呀跟在我后面。不知牠们会不会跟到前院，我走几步就往背后扔一块面包，回头看，全被走在前面的啊啊抢走了。我又往呀呀面前扔两块，啊啊立刻转头跟呀呀抢，而且没有再回头跟我，两口子开始大声叫，起先我以为牠们为了争食吵架，后来才发现牠们是对着湖上叫，而且愈叫愈大声，接着一起朝着湖边走，突然振翅而起，一边呱啦呱啦喊一边掠过树梢朝湖面飞去，原来不远处正有一队野雁向这边游来。

我形容那是“一队野雁”，因为牠们不像平常午睡时平均散落在四周，而是排成整整齐齐的一行，如同海军战舰纵深突破的阵势。带头的野雁也伸着脖子叫，一副叫阵的样子。

只见啊啊和呀呀拍着翅膀，贴着水面朝带头的那只野雁冲去。啊啊才两口子，人家有七八只，啊啊居然理直气壮，过去就给对方一口。被咬的没有“回口”，还吓得匆匆忙忙地转身逃走，其它的野雁也跟着跑了。就见啊啊和呀呀在水面挺着胸脯猛拍翅膀，一幅打胜仗的表情，再接着转身朝岸边游来。

这场面勾起我的童心。没等牠们上岸，我主动跑下湖边的台阶，走到“钓鱼台”上。愈有矛盾冲突，愈精采！我把手上的面包掰成大块，用力捏成一个个小面团，故意朝那群野雁扔去。小面团还是太轻，只能扔十几公尺远，正好落在啊啊呀呀和那群“来客”之间。啊啊立刻游过去把面团吃了，“来客”则动也没动。

我猜牠们列队过来，一定因为看见我喂啊啊和呀呀，牠们好奇，想分杯羹又害怕。幸亏有胆大的带头，所以大家跟着形成纵队。可是牠们心里知道这地方属于啊啊和呀呀，而且猜我会护着啊啊，仍然有些胆怯。

我再用力扔了几块面团过去，有一个就落在“来客”面前，牠们居然也不敢捡，还往旁边让开，眼睁睁看啊啊冲过去吃掉。

面包没了，我摊摊手说“没！”转身离开，一边不断回头看，发现那队野雁并未离去，而是排成横队沿着湖上无形的“领海界线”游。带头那只发现我刚才丢在湖面被啊啊漏吃的一团

三月七日 有人来叫阵 (2)

面包，十分小心地啄了一下，好像尝味道，又啄了一下，面包被啄散在水里，牠显然吃出味道，突然一个劲地猛吃，连头都伸进了水里。

下次会有一场好戏上演！我猜。

（“来客”不敌啊啊（图右黑影）的攻击，也可能因为在啊啊的地盘，自知理亏而败走。)

（“我打赢了！把头头赶走了！”啊啊打胜仗回来向呀呀邀功，呀呀也仰头向天大叫表示庆祝。）

三月九日 男人别跟女人斗 (1)

“你最好上网查查能不能喂野雁？免得被人告你虐待小动物。”太太一边把面包交给我一边说。

她这么讲是因为发现啊啊和呀呀最近都胖了，尤其上湖边阶梯的时候，一扭一扭好像很吃力。

可不是吗？今天牠们又一扭一扭地上来。以前啊啊由湖面上到陆地，为了避开湖滨的大石头和小树枝，得费好一番功夫找路。现在牠熟了，左绕右绕、轻轻松松就能登陆。可是在水上看似轻盈的身子，一到地面就变得沉重。看啊啊和呀呀爬楼梯真是太滑稽了！只见上面小小的脑袋和细长的黑脖子，接着是个不成比例、既圆又胖的大身体，下面两条短短的腿，爬楼梯时由上往下根本见不到。于是活像两个白肚黑头的“不倒翁”，一摇一摆地在台阶上扭。

因为昨天啊啊几乎跟我到了前院，所以今天我径自往前面走去，照例边走边叫“啊啊！”每叫一声“啊”，就往后扔一小块面包。走了二三十步，偷偷回头看，两个家伙果然都跟在后面。只是啊啊跑得快，所以都是啊啊在吃。有了昨天的经验，我不打算再往呀呀面前扔，怕啊啊一回头就不再继续跟我了。

只是走到接近前院的车道上，听后面脚步声很单调，回头看，又只有啊啊跟来。呀呀非但没跟还好像往后退到湖边的位置。我不能管牠了，因为难得啊啊愿意跟到前院，我得把握机会。于是继续往前门走，而且扔出更大块的面包。

前院的车道是柏油路面，地有点潮，啊啊大大的蹼走在上面发出啪啪啪啪的清脆音响，让我想起迪斯尼卡通里的“唐老鸭”走路也是啪啪响。华特．迪斯尼显然对小动物下了一番工夫，像他画的唐老鸭，头顶小小、脸颊胖胖。啊啊和呀呀就长得这样，正面看活像唐老鸭。

现在唐老鸭正跟在我后面演一出好戏，不时有车子从门前驶过，如果车上的人看到，一定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他们会觉得我很有办

法，居然能把湖上的野雁带到前院的柏油路上。

可不是吗？看啊啊的表情，牠真是壮着胆子过来的，既想吃、又害怕，这是个牠从未到过的“国境”。没了湖水、没了树林，只有花圃、砖墙、门灯柱、白色的前门和马路上来往的车子，一切都陌生，而牠的老婆还独自留在后院。我看得出，牠虽然一路追着吃，但边吃边回头，很想转身回去。大概也因为紧张，牠一路拉屎，希望等下我的岳父岳母散步不会一脚踩上去。

我是绕着房子走，先走过右前院的车道柏油路，再进入左前院的草地。啊啊显然有方向感，牠不再转头，反而加快脚步往前，因为牠知道再走不远，就可以绕过房子回到后院了。我也就加快脚步，一边跑一边继续往背后扔面包，却发现牠错过好几块，一味往前冲，大概急着找呀呀吧！转过屋角，才进入后院，就看见迎上来的呀呀。啊啊好像久别重逢，伸着脖子哇啦哇啦对着呀呀叫。呀呀先把颈子伸得高高地对天喊，但是跟着把脖子放低，突然张开嘴对着啊啊冲过去，啊啊转身跑已经来不及，被呀呀一口咬住尾巴痛得尖叫。

显然呀呀火了，先骂丈夫竟然为了贪吃丢下老伴，独自跑去“国外”，接着祭出家法。

为了缓解气氛，我赶快扔了几块面包给呀呀，果然牠不吵了，急着吃。我又扔了两块在啊啊面前，牠瞄一眼，居然没动，看着呀呀冲过去吃掉。我再故意扔在牠们两个之间，啊啊还是不动，脖子向上伸得长长的，装作没看到。

不知是不是因为受到刺激，今天呀呀变得特别大胆。不但敢抢我扔在脚边的，甚至当我一步一步试，双腿伸开，故意把面包扔在两腿之间，再往后 再往后 ，牠能把头穿过我的双腿去捡食。这时候只要我往下一坐，就能变成“倒骑大雁”了。

只是我发现啊啊作成警戒的样子，好像唯恐老婆受到伤害，所以在旁边伸长脖子看，我若敢动呀呀半根毫毛，牠就会过来攻击。

妙的是呀呀虽然胆子大了，还是不敢吃我故意放在膝头的面包。牠八成不了解那是什么地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所以不敢动。但我相信牠很了解我的双手，因为

三月九日 男人别跟女人斗 (2)

只要我掰面包稍微慢一点，牠就会朝前，一副要啄我手上面包的样子。“好！我倒看看你有多大的胆子。”我把左手的大面包伸到牠面前，呀呀居然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住，天哪！牠的劲儿还真大，幸亏面包放在冰箱里两天，已经变硬，没被牠扯断。但牠硬是不松口，居然跟我拔河。现在我懂了，别看大雁只有两片扁扁的嘴，和下喙边缘一团小牙齿，其实夹的力量很不小。因为大雁吃草，牠们没爪子能抓、又没利齿能咬，只好靠拔的。

说时迟那时快！我手上一下子轻了，半块面包硬是被呀呀抢去。我没叫也没骂，怕吓到牠。但这家伙显然知道做错事，叼着面包转身就走，躲得远远地猛吃。我掏出相机拍照，但拍了又拍，都拍不到牠的头，因为牠背对着我一个劲儿地躲，唯恐我又把面包抢回去。

我不拍了，把剩下的面包分成小块扔给啊啊。然后对牠摊摊手，说“没！”呀呀从后面快步过来，大概还想抢。我又转身对呀呀说“没！”牠还盯着我看，我就把两只手、十指张得开开地给牠看。牠伸着脖子看看我左手、再看看我右手，又走近，上下打量两眼。

说实话，有了刚才的“经验”，我有点害怕，牠会不会咬我的手指。但牠显然知道手指就是手指、不是面包。一声没吭，两只大雁居然一起转身走开了。

我进屋，对太太说刚才呀呀比啊啊还大胆的事。“奇怪，那呀呀不敢抢我膝盖上的，却敢抢我手上的。牠居然比啊啊还贪心耶！”我说。

太太一笑：“当然！”

“当然贪心？”

“不！是女的可以不讲理。”太太笑说：“女人能耍赖。所以男人别跟女人斗，会吃亏的！”

（“抢到大面包了！快跑！快躲！我知道不对，但是太好吃了！”）

（呀呀骂啊啊：“你好大的胆子，独自跑去偷吃，看我咬死你！”）

三月十日 我成了牠们的警卫 (1)

昨天夜里上网查了半天，没什么有关喂野生大雁的规定，倒是说在加州有些地方，野雁因为整年有人喂，干脆冬天不迁徙，变成“留鸟”。其实每个生物都受环境的影响，进化论的书上早纪录，有些小喙的鸟因为原先吃的小种籽消失，不得不吃大种籽，而渐渐变成大喙。改天大种籽消失，小种籽又出现，牠们就再变回小喙。

不久前也读到有关鸽子的报导，说以前认为鸽子全凭脑里的磁性感应和天光辨别方向，现在发现好多鸽子干脆顺着公路飞。我当时心里笑：“搞不好，碰上十字路口的红灯，牠们在空中也停着等呢！”

在网上还看到一条，说美东有很多小鸟原本冬天要飞往南边，现在反而往北飞，因为牠们知道北方人家冬天常会挂出喂鸟器。甚至有张图片，是个老太太掌心放着一盘糖水，手指上站了三只蜂鸟。文字说明是：该在冬天避到中美洲的蜂鸟，因为贪图老太太的糖水，留在她家过冬了。

让我想起以前住家附近的湖上有一对白天鹅，大家都喂食，到了冬天，牠们早该南迁了却没迁，据说因为吃得太胖，没办法起飞。

不知道啊啊和呀呀会不会也因为我喂得太胖，秋天飞不动而不得不留下来。如果牠们愿意留，我绝对会给牠们在湖滨盖间小房子，再不然让牠们住车房。对不起！不能进屋。因为牠们没办法控制拉屎。

今天出门喂啊啊之前，我从冰箱拿出大面包，先自己咬了一口，正好被岳父看见，我发现近九十岁的老岳父愣了一下，他八成心想原来我一边喂野雁一边自己偷吃，其实我咬一口是因为太太说那面包是甜的。我过去都以为是普通的白面包，从来没注意看过。今天尝一口，又细细检查，发现果然不但甜，而且上面有一圈细细的黄色装饰，好像菠萝面包甜甜黏黏的东西。怪不得常看见啊啊和呀呀吃着吃着，突然好像黏到了嘴，猛甩头。昨天呀呀不就这样吗?

出门，看见近处正有一群野雁，棒极了！有好戏看啦！我立刻冲下台阶，走到钓鱼台上，却发现啊啊和呀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后院里，正朝着我呱呱叫。接着就朝我飞来，像一阵狂风掠过我的头顶，降落在湖面。而那群原本在附近的“来客”，居然全以很快的速度游开了。

无法制造抢食的场面，我很失望，随便扔了几块面包，就返回后院。啊啊和呀呀也真快，我前脚由台阶走上草坪，牠们后脚就跟来了。而且看我直直站着也不怕，一左一右伸着脖子叫，嘴巴几乎要碰到我的衣服。我还是蹲下，因为这样可以平视牠们的脸，我要观察牠们的表情而且记住长相。因为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确定，如果牠们混在一群野雁当中，没有主动呼应，我是不是能分辨得出。当然，也可能分得出，因为啊啊和呀呀显然比较胖，单单靠这“小胖子”的特征，我就认得出。

今天这两个家伙更神了，我甚至得防着牠们在抢面包的时候咬到我的手。问题是牠们急得要死，好像等不及我掰面包，最好一大块交给牠们的样子。解决这问题不难，我只要把一些面包扔远，眼前的压力就减轻了。我也进一步试验，除了把面包放在跨下，要牠们伸直脖子过来捡，或把面包留在膝头让牠们自己叼，还先把面包放在膝盖上，再故意用羽绒大衣的一角遮住。起先只要遮住，牠们就不管了。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先遮住再拉开一点点，露出面包时，牠们就会把喙伸到下面掏了。

我这样做是想训练牠们，有一天能从我口袋掏食物，那多有意思！记得以前去印度尼西亚巴里岛的一个神庙，那里的猴子就会掏游客的口袋，甚至抢皮包，还会在打不开宝特瓶的时候，用力在地上摔，更聪明的则在地上磨，磨破了再喝。我现在倒要看啊啊和呀呀能怎么神！

面包喂完了，我摊摊手：“没了！”两个家伙立刻死心，低下头去吃草。今天我故意蹲在那儿不走，看牠们会怎样。起先啊啊还不时偷

瞄我两眼，渐渐牠们都不看了，一起在我旁边吃草。过去牠们对我保持警戒，很少在近处背对着我，但是今天不一样，尤其啊啊，

三月十日 我成了牠们的警卫 (2)

可以在我贴身的地方背着身子吃草。还有一样重大的发现，是从来野雁栖息的时候总有几只伸长脖子警戒。啊啊和呀呀平常在吃草的时候，也必有其中之一守卫。也就是当呀呀低头吃草时，啊啊不吃，伸直脖子看四周；相对的，当啊啊吃草时，换呀呀不吃、作守卫。可是今天牠们居然一反常态，两个家伙一起低头吃。

我懂了！牠们把我看成警卫，非但不再防我，而且有我在，牠们的天敌老鹰浣熊和野狗都不敢来，牠们更放心了。

（牠们在我旁边很放心地吃草，因为我成了牠们的警卫。）

（巴里岛猴王：妳不打开皮包给我看是不是？好！我挑上妳的肩膀抢！）

三月十二日 雁仗人势 (1)

八年前刚搬到莱克瑟丝湖的时候，从旧家移了些箭竹，种在屋子左边跟邻居交界的地方。起初几年长得很慢，冬天受不了湖上的风寒，叶子全变成白色，我还怕它活不成。没想到这两年突然蓬勃发展，而且扩张地盘，眼看要侵犯到草坪了。

虽然今天挺冷，我还是穿着厚厚的羽绒衣，并且拉起帽子，拿着铁铲和锯子出去，打算好好修理修理这堆猖狂的竹子。因为天一暖，它们就会快速发展，必须趁现在把地底下的“箨”，也就是看来像根，以后却会钻出地面变成竹子的玩意儿，先斩断再挖出来。

我把尖尖的小锯子插入泥土一点一点试，只要碰到带有弹性的阻挡，就前后拉动锯齿。这真是件辛苦的工作，蹲在地上弯着腰，没锯二十分钟就觉得伤了背，只好收拾东西回房。才转身，吓一跳。只见个黑呼呼的东西在眼前晃！原来是啊啊，接着啪啪啪，敢情呀呀也在旁边，看到我转身受惊，张着翅膀往后退。

我干脆不动了，蹲着面对一左一右两个家伙。啊啊立刻靠近，伸长脖子看我，还特别把头放低，从下面往上看我被帽子遮住的眼睛。然后盯着我的手，目不转睛。

“没！”我把双手张开，还正面反面翻了几遍，说：“你们中午不是吃过了吗？”啊啊却不死心，作势要啄我的手。我把手背在后面，呀呀立刻绕到我背后看，怕牠啄，我只好把双手插进口袋。这下子，啊啊更大胆了，居然不断啄我大衣和裤腿。我知道了，牠是猜我会不会把面包放在膝头，再拿大衣盖上。我用揣在口袋里的双手，把大衣的两襟掀开，吓得啊啊立刻退了两步。却觉得后面有人拍，原来呀呀正在啄我的背。

我站起身拿着工具走回车房。啊啊居然一直跟着，牠似乎不懂工具也不怕工具，如同牠不懂照相机，我可以对着牠的脸咔嚓咔嚓猛拍，牠也不躲。

放好工具，发现啊啊还站在车房门外，我又摊摊手：“没！”并且往后院的边缘走去。看见呀呀正在那儿，没有吃草，而是直直地伸着脖子。

我坐在湖边的大石头上，啊啊和呀呀立刻围过来。我故意不理牠们，面朝湖。却见两个家伙一左一右站在我两边，既没低头啃草也没找我要东西吃，牠们居然跟我一样盯着湖上看，而且不断地转头，好像在倾耳细听。

今天的风大浪也大，远处两群大雁多半在睡觉。以对岸的树林当坐标，看得出所有的大雁都被风吹得往湖的一侧移动。高尔夫球场还是一片枯树寒林，但是看得出已经有些淡黄和淡红的意思。那只是“意思”，不见嫩芽也没有花开，却能感觉一种“暖色调”的氛围。上个礼拜还一片枯黄的球场草坪已经绿了不少，大概这两天的雨给小草带来滋润。

坐在湖边，“视点”的高度比较接近水面，加上风大浪白，看得出湖面升高了，那是因为上礼拜大雪被雨水融化造成的。每年春天湖边许多人家的后院都会因此淹水，还有一小片“公有地”，平常看是草坪，一淹水就成为湿地，长了不少菖蒲，很多野雁喜欢在里面钻，不知是不是作窝。

天空不时有海鸥盘旋，只是不敢下来。如果野雁是巨无霸客机，海鸥就是喷射战斗机，牠们利用窄而长的翅膀和高超的飞行技巧，能在上升气流中很快地升高，再一收翅膀快速地俯冲。那次啊啊和呀呀陷入薄冰裂缝，海鸥就是以俯冲再拔高的方式，抢走我扔在冰上的面包。啊啊显然也注意到海鸥，不时歪着头看天空，由此可知牠是用一边的眼睛往上看，不是用右眼就是用左眼，却不会直直用嘴对着天，以两只眼睛同时看。

妙的是，从头到尾呀呀都没往上看，牠专心望着湖面。突然呀呀发出一声高亢的叫声，边叫边上下抖动头部，啊啊也跟着大叫，两个

家伙一左一右把我耳朵都炸了。啪啪啪啪，牠们居然一齐起飞，先往上越过湖滨猫柳的枯枝，再斜斜朝右飞去。

我站起身，从寒林间看见牠们贴着水面飞到右侧的湖滨。叫声更响了，接着看见一片白色的水花，两只外来的大雁好像连滚带爬地向左边飞走。啊啊又抬着头、搧着翅膀作出胜利的姿态

三月十二日 雁仗人势 (2)

呀呀没这样作，牠还盯着那两只飞不远的大雁，突然又凌波而起，继续追，直到“人家”几乎躲到了湖对岸，才转身，很快地朝啊啊游来。

太太说得不错，女生果然凶悍。我最近愈来愈发现看似羞怯的呀呀，在某些情况下比啊啊还大胆。而且牠们两口子愈来愈霸道，以我院子为中心，左边五十公尺、右边一百五十公尺，也就是包括我左邻和右邻的湖边，全画进了牠们的势力范围。

是雁仗人势吗?

我不知道。

（啊啊没向我讨面包吃，居然面对着湖，跟我一起欣赏美景。）

（呀呀专心盯着湖面，惟恐有“人”侵入牠的地盘。）

三月十四日 小心眼的呀呀 (1)

为什么每次我带啊啊和呀呀往前院走，只要快看不到湖了，呀呀就不再前进，而且转身退回湖边。

今天我终于懂了。

事情是这样的，下午一点多我照例出门叫“啊啊！”，叫了半天没回音。我扫视了湖面一圈，右边一只雁也没有，只听见左边湖面一群野雁洗澡拍水的声音。对面高尔夫球场也是空的，猜啊啊可能飞到别处吃草了。正要回屋，发现湖左两个黑影拖着长长的波痕，正往这儿游来。由那胖胖壮壮的身子看，应该是啊啊和呀呀。问题是平常牠们老远就会叫，譬如昨天牠们原本在高尔夫球场上吃草，那距离最少有三百公尺，牠们都一边飞一边鬼叫地朝我飞来。

可是今天即使距我五十公尺了，牠们都没出声。这有多么反常啊！不过我立刻想到两年前有一对红胸知更鸟，在门前的松树上筑巢。有一天我看见其中一只衔着蚯蚓从草地飞过来，按说应该直接回窝。但是看到我，牠居然不飞了，落在远处等着。我故意低头作成整理花圃的样子，才见牠一溜烟飞回窝里。

不仅知更鸟，其它小鸟也很聪明，像是在我后院树丛里住的麻雀，我早知道牠们藏在里面，虽然伸手就能摸到牠们的窝，但是从不去打扰。牠们还是对我“使心眼”，每次我在附近，牠们都不直接飞回家，一定要等着我走远了，才回巢。并且不由树丛上面跳下去，而是先落在地面，跳上下方的树枝，再钻回隐藏在深处的窝里。不论大知更鸟或小麻雀都懂 别透露自己的住址。

今天啊啊和呀呀八成也在使坏心眼儿，但不是对我，是对那群正在洗澡和睡觉的同类。有了上次的经验，牠们怕自己一叫，其它野雁都知道我要喂食，一起过来抢。套句台湾俗语，这叫“惦惦吃三碗公”，也就是“闷不吭声，吃三大碗”。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只机灵的野雁跟了过来，牠的脖子比啊啊短，却粗得多，像是前些时带头入侵领海的那只雁，也只有这种强壮又胆大的雁会被选为头头。

只见啊啊和呀呀在前，后面跟着那个头头（就管牠叫“头头”吧！），啊啊毫不犹豫地就登岸，一扭一扭地爬上台阶。但是呀呀没来，牠先跟着啊啊游到岸边，却一转身朝着后面的头头游去，接着就扑上前狠狠一口。会咬人的狗不叫，呀呀就没叫，叫的是那“头头”，拼命踏着水面飞开，留下一团羽绒在风中飞散。

啊啊显然知道湖面发生的事，牠在台阶上停了停，回头瞄了两眼，但是有我不断叫“啊啊！来啊！”而且丢出面包，牠还是受不了食物的诱惑，继续爬上来低头猛吃。我也就一路扔、一路把牠带往前院。这中间啊啊停下脚步好几次，尤其在转进前院的时候，我连扔了三大块，分别距牠一公尺、两公尺、三公尺，才使牠由近处的开始，一路跟上来。相反的，起先我只扔一块距牠三公尺的，牠一副要放弃的样子。

我相信牠内心很挣扎，是回去帮老婆对付“头头”呢？还是跟着我吃香喝辣。倒是我有点为呀呀操心，怕牠独自打不过强壮的“头头”。所以我尽量走快，最后用跑的，回头看，啊啊确实胖了，每落一脚，身子就一歪，褐灰带白的大肚皮圆圆滚滚，真怕牠会像球一样滚下来。

所幸才转到后院，已经看到呀呀跑过来。后面还跟一个，居然是头头。多棒啊！又有好戏看了，我故意扔了两块面包到呀呀和头头之间。呀呀转身就抢，头头居然没动。大概知道这是别人的“地界”，要懂得作客之道。

管牠是不是客人，呀呀可不客气，把脖子向前伸得长长低低地，以很快的速度冲过去。头头吓到了，猛拍翅膀起飞，又在空中转变方向，朝湖面像一块大石头似的飞去，大概因为冲力太强，落水时溅出好大的水花。接着呀呀呱啦呱啦地叫着，也朝着头头冲去。倒是啊

啊，圆圆胖胖的呆头鹅，还站在我旁边，一边往湖上看，一边低头吃呀呀没来得及吃的面包。

我懂了！跟啊啊比起来，呀呀更护地盘。大概因为快作窝生蛋了，就像女人才知道怀孕，就会开始收集婴儿用品。呀呀现在必须选个安全的地方筑巢。

三月十四日 小心眼的呀呀 (2)

么地方安全，则要看哪个地点最不会被侵入。

问题是啊啊就能不管吗？保家卫国更是男人的责任，为什么最近把关的、护土的、盯着湖面守望，稍有动静就飞过去攻击的总是呀呀？

可能啊啊贪吃吧！也可能公雁神经比较大条。再不然是母雁心眼小、爱计较，啊啊心胸宽得多

我一定会找出原因的。

（啊啊对还在湖边的呀呀喊：“你怎么还不过来？有好吃的耶！（我后来看照片才知道，原来这时候头头已经站在呀呀后面了。）”）

（“你不来，我自己走了！我可不能错过好吃的。”）

三月十五日 有雁如狗 (1)

昨天傍晚啊啊和呀呀差点闯祸。

我的朋友小金带着孙子来玩，两岁的娃娃才下车就往后院跑，正碰上啊啊和呀呀，大概因为娃娃的个儿小，两只雁居然追他，吓得那娃娃一路哭着往回奔。这时候小金正从车上搬他送我的“木柴”，听孙子哭，大吃一惊，赶快冲过去把孙子抱起。小金身高最少一米七五，啊啊和呀呀居然不怕，虽止住步子不敢再往前，却嘶嘶嘶地低头作出攻击的样子。小金先将孙子送进屋，接着跑出去说要把两只大雁打死。我一听，不好！急着从后门出去，就见小金一路追，啊啊和呀呀正呱啦呱啦大叫着飞向湖面。

小金一肚子火，他不知道啊啊和呀呀是我的宠物，进屋还一个劲儿地往窗外张望，一边望一边骂：“没见过这么凶的大雁，居然敢对老子凶，下次抓到非把牠们烤了不可！”

说实话，我听在耳里不是太高兴。因为知道啊啊和呀呀能跟练过武术的小金对干，好比家中的狗对着客人鬼吠，主人一边骂狗甚至打狗，一边会窃喜。是啊！养狗干什么的？当然为了看家！牠能尽职，而且管他是不是朋友，只要不是自家人，就吼。更表示狗聪明，知道亲疏有别。如此忠狗，真没白养！哪个主人不会暗自得意？

何止狗会看家啊！我儿子刘轩养了一知名叫Bijou的三花母猫，也会看家。早听他说有一回出门，留清洁工一人打扫，Bijou居然穷凶极恶地攻击清洁工，吓得那胖女人躲进卧房打电话求救。当时我还不信，最近刘轩因为搬家，把猫带到了办公室，他作节目出门，留猫和我小姨子在公司，那猫又攻击我小姨子，吓得她躲进我的书房，猫则守在门口，只要我小姨子一开门，就竖着毛发出怒吼，害得我小姨子也四处打电话求救。问题是她躲在书房，开不了大门，没人能救她，刘轩又因为作节目，没开手机。后来总算找到了刘轩的经纪人，派了一位跟猫熟识的助理拿钥匙赶去，才救我小姨子“脱险”。

我老婆听说那猫厉害，初到刘轩家去也十分紧张，令我非常担心。说实话，我不是担心老婆被猫抓伤，是怕被抓之后真如她早早撂下的狠话“把那猫放烤箱烤了。”所幸Bijou知道主人的娘不好惹，非但没敌意还特别有礼貌。平时牠跳上桌没人管，管也没用，但是只要我老婆吼一声，牠立刻发出小小“喵”的一声撤退。牠甚至会在我老婆腿上厮摩，一边摩一边小声叫，一副拍马屁的样子。

我说这是“神鬼怕恶人”。我老婆则说是因为她属虎，会克猫。又讲那些被攻击的人，八成早听说猫凶，心里先害怕。猫能感觉人的胆怯，好比碰到陌生的狗，你转身就跑，狗不吠也得吼几声，说不定还追过来。我老婆又说猫狗都会看脸色，像是不久前有位杂志女记者去刘轩家访问，进门看见Bijou，说一句：“这猫怎么这么胖！”Bijou好像听得懂，立刻扑上去咬，害那记者挂彩，擦了不少碘酒。我老婆居然也不骂猫坏，说都因为记者说话不好听，惹猫不高兴了。后来她知道太多人被咬，还是不怨猫，说都因为刘轩太惯，惯坏了，以为家里牠最大。又说“将来刘轩生了孩子，不知道会宠成什么小混蛋。”

顺着她的这个道理想，啊啊和呀呀昨天对小金凶，也是被我惯出来的。确实如此，今天下午我喂牠们的时候，呀呀不但抢我左手拿的大面包，还一个劲儿地啄我腿。啊啊显然聪明得多，我把面包放在手掌心，啊啊会很准确地一口就叼走，呀呀却猛啄我的手指。如果不是因为牠笨，就因为牠怕，怕我手一伸把牠的脖子掐住，所以啄我手指，要我把面包扔在地上。至于牠啄我腿，也是笨。牠不像啊啊，我只要把面包放在大腿上，再用衣服盖住，就会自己过来掏。大概跟人一样吧！雄性比较有方向感，能了解抽象的事，呀呀只要见不到，就认为不在；啊啊则知道不见不一定不在，而是藏在衣服下面。

这又让我想到知更鸟，不是前面提过的那只，是住在我左边院子“石楠”树上的。每次我接近牠们的窝，公鸟都会在高处叫

三月十五日 有雁如狗 (2)

好几次甚至飞下来，很快地掠过我头顶，一副攻击和警告的意思。假使我不怕，继续走，那母的也会从窝里跳出来对我吼。但是只要我转身离开，才绕过屋子出了母鸟的视线，牠立刻回窝孵蛋。公鸟则不然，牠由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一路跟着我，非要确定我真走远了，才回头。所以母鸟有“近忧”，公鸟作“远虑”，跟人很像。女人守在家里，最重要的是眼前有食物能喂孩子，男人则不同，就算库房里有存粮，却要想下个月、下下个月还够不够吃。所以女人守家、男人远征。

想必啊啊和呀呀也这样，呀呀护着眼前的地盘，最要紧的是不准别人侵入牠家，或抢走牠的食物。啊啊则是看着整个湖面，既帮老婆抵御外侮，更防着别的公雁窥伺。雁鹅类多半雌雄相守，好像十分忠实，但是据生物学家观察，母雁还是会偷情，甚至有人见到母天鹅夜晚趁丈夫不注意，出去会“情郎”。

不过我这啊啊和呀呀显然十分恩爱，总是出双入对、同入同出。更棒的是：Bijou会看家，啊啊和呀呀也会看家。

下午太阳挺好，气温有十几度，波平无浪，我一边写稿一边从窗子外望，看见啊啊和呀呀在湖滨台阶的最上方，面对着湖面，正微微打开翅膀晒太阳。牠们的左右，也就是石阶的两边，各有一只已经摆了七八年的石雕天鹅。多有意思的画面哪！左右两座白的，中间两只黑的，一起守着通往湖面的石阶，谁敢上来就给牠一口。

我觉得卧在那儿的确实是狗仔。是我养的两只看家的“雁狗”！

（啊啊和呀呀成了看门的狗仔，每天守在通往湖边的阶梯口，加上左右两只天鹅的雕像，构成很有意思的画面。）

（人善被猫欺，这三花猫不怕我，我给牠画像，牠居然一屁股坐在画上。

画上题的是：刘轩有猫名BIJOU，以凶悍闻名海内外，诸登门访客名媛淑女皆挂彩，中有素食者云：若烹此猫，愿为之破戒。老夫颇以此猫自豪，因坐图以志胜并赋诗曰：似猫又像狗，刘家间行走，看你不顺眼，马上咬一口。发现包包和外套，立刻尾巴抖一抖，喷上芳香一泡尿，表示本猫的所有。）

三月十六日 啊啊是先行者 (1)

坐一大早的班机飞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出门前想先喂喂啊啊和呀呀，但是太太催说车子已经等半天了，而且现在登机检查很严，绝不能迟到。我只好拜托岳父每天帮忙喂，又说不必在我平常喂食的下午一两点钟，免得影响他睡午觉，可以等四五点的时候再叫啊啊和呀呀过来。还教老岳父怎么叫“啊！啊！”近九十的老先生笑道哪能喊得像我这么响。我说只要意思意思就成了，相信牠们只要看是从我们后门出去的，自然心里有数。而且即使不认人也认得面包，到时候把面包举高，牠们就会过来了。

傍晚虽然在“迪斯尼世界”，还是不放心打个电话回纽约。老岳父说已经喂过了，是走到水边站在“钓鱼台”上喂的。因为啊啊和呀呀怕他，不敢上来，他只好下去，把面包撕成小块扔到水里。还说今天的风比昨天还冷。我赶快讲：“别喂了！别喂了！免得着凉。而且走向水边的台阶已经长了青苔，无论结冰或下雨，都滑，太危险了。啊啊和呀呀本来就能自力更生，四五天不喂没问题。”话虽这么说，其实我心里挺遗憾。

晚餐是住在奥兰多的老刘夫妇请客。

大概因为有了啊啊和呀呀，老刘闲谈时不知怎么提到他家后面的湖畔，这两天还有野雁吵闹。我立刻反应：“什么？现在还有野雁？牠们还不走？”老刘说大概还没到时候吧！纽约不是还在零度吗？总得等春暖花开再去吧！

这下我知道了，野雁并非一起迁徙的，牠们大概也像人，有人年纪轻轻就出国，有人临老才移民。不！应该说牠们对季节的敏感度不一样，有些野雁像啊啊，二月已经感觉到北方的春意，于是早早出发。真到了北方，就算冰天雪地依然留下。另外有些野雁，像老刘家后面的，慢三拍，非等到四月才飞往北方避暑。

只是我不懂，牠们为什么都要在春天飞到北方育雏，却不趁秋冬，南方温暖的时候养孩子？像是终年温暖如春夏的佛罗里达，既然能吸引那么多人搬去享福，当然也适合野雁终年留守。

晚上睡在旅馆的鹅绒枕头上，我突然想通了，八成因为牠们身上的羽毛太厚、太温暖，又不能像许多动物到夏天大量掉毛，所以不怕冷，怕热。像是今天的奥兰多，足足有摄氏三十度，加上大太阳，穿短袖短裤都嫌热，那些站在湖边白沙滩上的野雁，上面晒下面烤，又脱不下天生的羽绒衣，怎么受得了？

我开始同情老刘家后面的野雁，觉得还是啊啊和呀呀棒，牠们更敏感更勇敢，所以能作先行者。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飞的野雁可以选择最好的地方。啊啊和呀呀的命好，天天有面包吃，甚至有我保护，就因为牠们能抢先一步。

三月十九日 迪斯尼天堂

今天我整个下午都待在动物王国（Animal Kingdom）。太太跟女儿非坐“雪山飞车”不可，即使排两小时只坐三分钟也愿意。我的腰不好，更正确地说是我觉得那样不值得，所以分道扬镳，自己一个人在园子里逛。

“动物王国”进大门不远，有一片开放式的动物园。虽说“开放”，其中的小动物还是出不来，唯有水鸟区的绿头鸭自由，只见牠们一下子飞出栅栏衔起人们掉落的食物，一下子又飞回牠们的“家园”。牠们的家园真是太美了，有飞瀑湍流，甚至还有个小峡谷，旁边则是树林。大概现在正是孵化的季节，好多像绒球的雏鸭在水上漂，别看牠们小，游得可真快。十几只小雏，却看不出谁是妈妈，许多公公母母的鸭子在岸上睡觉，没有一个在管小孩。不过旁边“解说牌”上写绿头鸭有个特别的天性，是会照顾彼此的小孩。

这一点啊啊呀呀和牠们不一样，据劳伦兹的书上说，雁鹅家族分得很清楚。有时候两家雁妈妈同时孵出小孩，一时间孩子没认清谁是妈妈，妈妈也没认清自己的孩子，还可能为了认子而争执。至于跟着

父母学习觅食和飞翔，再一起飞往南方的小雁，有些次年会不再跟着双亲北飞。从这一点想，老刘家湖边的野雁也可能是留下来的小雁。

只是我想，如果我是雁妈妈，当我离开的时

三月十六日 啊啊是先行者 (2)

候小雁还没成家，我会多么不舍？当我暮秋飞回南方的时候，又会何等地兴奋。还有，那留在南方的孩子看见远远天边的雁群归来，听见爸爸妈妈高空的呼唤，牠会飞上天去会合，还是等待父母的降临？

“动物王国”的绿头鸭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忧虑。牠们已经认定这个天堂，世世代代留下来，不再迁徙。瞧！下午四点钟，当我湖上的绿头鸭正忙着用牠们扁扁的嘴，吸食水面浮游物的时候，这里的男鸭女鸭老鸭少鸭却都在树下睡觉。牠们个个长得圆圆胖胖，只怕想飞也飞不远了。不知经过几代或几十代，牠们会不会成为另一物种。如同野雁被驯养成为鹅、狼被驯养成为狗、山猫被驯养成为家猫、野猪被驯养成为肉猪。

这样的日子好吗？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假使天堂是不愁吃穿、不必工作、永永远远活着，那活有什么意思？正因为有苦恼，才有解决的快乐；正因为有病痛，才能有痊愈的欢喜；正因为有忧愁，才有忘忧的美好；正因为今天不足，所以憧憬明天；正因为有死亡，才会尊重生命。

如同啊啊和呀呀，正因为牠们有“雁别离”的哀伤，所以有“雁归来”的喜悦。

（迪斯尼乐园“动物王国”的鸭子好幸福，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瞧！牠们一个个睡得昏天黑地、谁也不理。）

三月二十日 来自远方的呼唤

因为纽约大雨，造成飞机误点，进家门已经将近午夜了。窗外黑漆漆的，大门口的牡丹花苞一点也没变大，可见这五天纽约的气温都很低。

想起在“动物王国”见到的那些绿头鸭、像小绒球似的雏鸭，还有一面飞一面尖叫的海鸥，牠们终年生活在迪斯尼乐园，游客的食物不时送到嘴边，哪里还需要迁徙？问题是，我后院的湖上也有绿头鸭和海鸥，牠们都是从哪儿飞来的呢？难道牠们从来不知道南方有迪斯尼这样不愁吃喝的天堂？抑或牠们早知道，只是不愿意留在那儿让人供养。就像叛逆少年，即使家大业大从小养尊处优，到了年岁还是会跟父母唱反调，好像在找个离家的理由，然后跑到外地读书打工，建立自己的家？

从这儿往下想，啊啊和呀呀显然是不安于富贵，而选择远行的一种，也就因为牠们这样南来北往的远征，使得原属于北美洲的加拿大雁，不但越过大西洋散布到西欧，更越过太平洋，而今连日本都有了牠们的足迹。

其实所有的动物都有迁徙的本能，蒲公英的种子为什么要撑着小伞随风远扬？枫树的种子为什么要长出翅膀？凤仙花的种子为什么会爆炸？虽然它们每次都跑不远，但是千年万载下来，硬是散布到全世界。

人更是如此了，假使真如学者研究，人类都由非洲的衣索匹亚起源，凭什么今天连最荒寒的北极和草木难生的大漠都有人迹。人类何尝不像候鸟，总有个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催促我们“该起飞了！该远行了！该看看地平线的另一边会是什么样子了！”于是一批又一批，告别美好的家乡。许多人在这迁徙的过程中，像野雁，被猎人射杀了，吃了有毒的果子或感染病毒死亡了。许多人在远征时死在战场，在渡海时作了“波臣”，在拓荒时饱了“兽吻”。虽然有人终于找到乐土，世

世代代安居下来。但那世世代代的子孙里，必定还会有不甘终老故乡的人，因为那来自内心的声音和“远方的呼唤”，再一次离乡背井，走出去。

走出去，使我们看不一样的风景、处不一样的水土，使我们总得保持体能、锻炼翅膀、使我们总在发现。还有，使我们对生活有计划和盼望。

看看窗外的一片夜色，不知啊啊和呀呀是不是正在湖上的哪个角落，将头塞在翅膀下睡觉。牠们会留其中一雁彻夜守望吗？守望的那只啊啊或呀呀会看见我卧室的灯光，隔五天又亮了起来吗？

牠们的心会一跳、一惊、一喜吗？牠们知道我正由牠们南方的家飞来北方的莱克瑟丝湖畔吗？

牠们知道我跟牠们一样，也是一只爱飞翔、爱迁徙的“旅雁”吗？

三月二十一日 高球场开放了

虽然在迪斯尼走太多路令我腰酸背痛，昨夜又到三点才睡，我却早早就醒了。心里一直念着啊啊和呀呀。牠们正是决定孵窝地点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好几天没见到我，又看见许多别的野雁继续往北飞，而跟着走了？

不顾太太的叫嚷，我起床穿上羽绒衣走出后门，大声叫啊啊！啊啊！声音立刻被风吹掉。我走到露台下一层再喊，还是没回音。再朝院子右边去，隔着树林和竹丛喊，因为最近牠们都在右侧的湖面移动，或许藏在那里。竹叶唰唰唰唰地响，湖浪啪啦啪啦地打，还是没回音。实在受不了风寒，我不得不转回屋。

“啊啊和呀呀不见了。”我说。

太太一笑：“不见好几天了。爸爸说他只喂了一天，就没再下去喂，也没见那两个家伙。爸爸一直注意都没看见牠们，连草地也没上来一次。”正说呢！突然听见外面哇啦哇啦地喊，不是啊啊和呀呀的叫声吗？我跑去窗边，看见两道黑影，正从我的草地向湖上飞去。不知什么时候，啊啊和呀呀已经在草地上等着，可是牠们又为什么飞走呢？而且一下子就不见了。

匆匆吃完早饭，我又披衣出去大声叫啊啊，果然立刻有了响应，声音微弱，显然在远处，接着就看见牠们俩并肩由对岸高的尔夫球场飞来。我举着面包叫“啊来呀！啊来呀”牠们就飞得更快、喊得更响了，接近湖边的时候，两个一起往下降，但是啊啊突然转向，奋力振翅，一下子越过“钓鱼台”和小树丛，直接飞到我眼前的草地上。呀呀大概没来得及飞高，只听见牠噗通落水的声音，接着是不断地尖叫，好像骂啊啊为什么临时转向、不说一声。

我没等呀呀，因为啊啊已经伸着脖子，一边叫，一边点头鞠躬跟我要吃的。我扔出一块面包，牠快步上前吃下去，还发出一种我以前没听过的高音，好像说“好吃！好吃！”

我存心测验啊啊会不会等呀呀，一边扔面包，一边径自往前院走。今天的风大，面包被吹落得忽左忽右，甚至扔向后方却落在前面，啊啊居然一片也没漏。前院不像后院迎着湖上的冷风，加上房子遮挡，感觉温暖得多。我故意把啊啊带上门前的水泥路，牠一点也没犹豫，伸着两只黑黑的大脚，在湿湿的地面啪啦啪啦地走。突然脚步声停了，我回头，发现啊啊呆在那儿，接着转身快步沿着来的路线跑，跑着跑着还张开翅膀，原来迟到的呀呀正在后院叫。

前几次啊啊在前院的时候，呀呀也叫过，当时啊啊都只是停下步子听一听，就继续跟着我，不知今天为什么那么匆忙地赶回去。我紧追在后，跑过侧面院子，只见牠们两个影子，正向右边湖面飞去。一边飞一边叫，但叫声有点不一样，不是以前穷凶极恶赶“入侵者”的那种呱啦呱啦地大叫。而是比较小声，像狗捱打的哼声。

再往远处看，一辆小小的红色车子，正从高球场的湖边草地上驶过。我看看月历，三月二十一，已经是球场开放的“春分”了！

三月二十二日 小帆和啊啊的第一次接触 (1)

今天是女儿春假的最后一天，大概因为在迪斯尼玩得太累，她过了中午才起。

下午一点半，我正在后院喂啊啊和呀呀，抬头看见小丫头站在餐厅里，招手叫她，她摇头。我多希望她也能跟啊啊和呀呀认识啊！于是跑回屋子，把面包递给她，说由她来喂吧！她说不敢，妈妈讲啊啊会咬人。我说妳长得像爹地，又从咱们屋里出去，啊啊知道，不会咬你的。她还是不敢。我就把每天都穿的紫色羽绒衣脱下来，说：这样吧！妳穿我的衣服出去，再把帽子戴上、长头发藏起来，牠们说不定会以为是我呢！

小丫头起先还是不愿意，禁不住我催促，才穿上我的大衣，连额头的小髮丝都藏进帽子里，怯生生地出去了，还一边下楼梯一边摇着手里的面包。喊“啊！啊！”没想到她才走一半，离啊啊和呀呀还有四五公尺呢！两只大雁居然一起张开翅膀，伸着脖子、张着红红的嘴，对她发出嘶嘶的攻击声。而且牠们先往后、再往前，眼睛鼓起，一副要扑的样子。我看不妙，赶快拉开门叫女儿回来。

小丫头吓得都快哭了，顿着脚怨我。我一边说“都怪爹地。”一边想到书里写的，雁鹅有“铭印式”的记忆，出生几小时，看到谁，就认谁是妈妈。所以劳伦兹自己孵化的小雁鹅，会一直跟着劳伦兹，连夜里都睡在劳伦兹的床边；而且像婴儿似的，隔一下就要叫两声，劳伦兹如果不响应，小雏雁就要大声哭。

啊啊和呀呀虽不是我从小带大的，显然也铭记了我的脸。就算女儿穿我的大衣和雪靴，又戴上“连身帽”，牠们还是一眼就认出来。

对了！劳伦兹在他的书里不是也说了吗？雁鹅能认得主人的声音，所以当主人叫雁鹅的时候，千万别让陌生人跟着叫。就算学主人的叫法，雁鹅还是分得出来。更麻烦的是牠们会因为“印象混乱”，造

成焦虑："那是主人，或不是主人呢？是主人的叫法，为什么不是主人的声音呢？我的主人怎么了？我回应还是不回应呢？"

我让女儿穿上我的羽绒衣和雪靴，还用我的方式喊牠们的名字，啊啊不是更要困惑了吗？我赶快把紫色的羽绒衣穿上，再叫女儿换上她自己的大衣，跟我一起去喂啊啊和呀呀。女儿不高兴还一副要哭的样子，但我说："妳不是上过心理学吗？恐惧发生最好尽快解决。牠们印象错乱造成焦虑，如果我一个人出去，只怕难解决，必须有妳，让牠们知道那确实是不同的两个人。"我还求女儿，说她如果不帮忙，只怕啊啊和呀呀也从此要畏惧我了。

小丫头才勉强同意。

果然，这次我走在前面女儿跟在后面，呀呀先还嘶嘶嘶地叫了几声，接着就过来要面包吃了。只是我喂的时候，女儿虽然躲在五公尺外，啊啊却挺着脖子"放哨"。我知道牠还是怕我女儿，所以在呀呀专心用餐的时候，牠必须保持警戒。

我想到了个好办法，叫女儿，说我把面包从草地滚给她，由她喂。我不用"扔"而用"滚"，是怕扔的动作太大，让啊啊和呀呀受惊。可是当我把面包滚过去到女儿面前，小丫头却不敢抢，因为她才弯腰，啊啊就嘶嘶嘶地叫，而且快一步冲过去把那半个面包叼起来。

"不行！不能没礼貌！"我对啊啊说。那确实是"说"不是"骂"，因为今天的情况特殊，我不能骂牠。但啊啊似乎听得懂，立刻把面包放下了。想起上个礼拜，呀呀有一次从我手里抢走面包，立刻叼着跑开，还一路躲着我边跑边吃。啊啊显然比呀呀讲理。

女儿总算拿到了面包，开始照我讲的分。而且由扔到两公尺、一公尺半，到一公尺。我叫她再扔近些，她不敢。我掏出小照相机，为她拍照，要她转身对着光，她刚转身，啊啊和呀呀就吓得嘶嘶叫着倒退。

"牠们还是怕我。"女儿回到房间怨。

“慢慢来，才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想想爹地花了多少时间，才得到牠们的信任。如果牠们像是贱狗，什么陌生人一叫就摇尾巴、什么人喂东西都跑来吃，你还会觉得可贵吗？”我说：“爱，本来就要时间培养，爱也本来就带有排外的特质。”

三月二十二日 小帆和啊啊的第一次接触 (2)

看法不同，她对女儿说：“都怪妳，太小气！妳爸爸每次给一大块，妳每次给一小块。谁不喜欢慷慨的？”

（“别急！别急！不能抢姐姐手上面包哟！”）

（没！没了！不信你们看看，我两手空空，真的没了！）